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嘉慶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蕃恭校

秋七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伯麟奏查明蘭第錫原籍財產無幾一摺前因蘭第錫賠項較多是以查其原籍田產以便酌量加恩茲據奏查明房間地畝僅值銀一百四十餘兩蘭第錫平日居官尙稱清慎今身後遺產僅值此數亦覺可憫自不忍再令賠繳竟應寬免以示體恤將此傳諭知之○丁丑轉李潢爲兵部左侍郎以阮元爲兵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己卯調阮元爲禮部右侍郎韓鐸爲兵部右侍郎戴衢亨爲戶部右侍郎由禮部調○以方昂爲貴州按察使山江南江甯道遷○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景安奏鎮筵黑苗糾眾數千將三角巖等處營卡攻破苗性本多反覆此次搶割民田不

過欲圖掠食見在勦捕教匪喫緊之際不值因此興師姜晟王炳此時惟當飭令苗弁自行曉諭解散將爲首苗匪縛獻其事即可完竣儻怙惡不悛姜晟王炳亦惟當督率官兵於要隘分布懾以軍威不使四出滋擾俟川省勦辦完竣再酌移勝兵接勦不可輕率舉動又致激成事端○甲申 上奉 太上皇帝命以雨停秋

八月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勒保初抵川境尙能振作自專勦王三槐以來迄未擒獲首逆至大神山賊匪雖經惠齡等勦散而首逆高均德又向龍鳳坪大包山奔逸明亮等追勦多日總未成擒尤屬遲玩總之著名賊首若能擒獲二三名則餘夥失所倚恃自必紛紛潰散以次殄平無如伊等並不身先士卒鼓勇直前賊匪藏匿山中則云路徑險仄難以進攻賊匪四出奔逃則云地方散漫

不能邀截曲宥之而不知勸切責之而不知懼冥頑不靈形同墮  
贖勒保惠齡恆瑞明亮德楞泰興肇俱著傳旨嚴行申飭儻不能  
於八月內一律辦竣軍律甚嚴勿謂可以倖免○戊戌諭軍機大  
臣等據姜晟奏黑苗解散情形及令苗備吳隴登擒獻首從各犯  
緣由與王炳所奏大略相同姜晟王炳惟當督飭司道鎮將等鎮  
靜妥辦一俟首犯獻出即可完事至姜晟奏蒲圻教匪滋事一節  
昨據高杞奏已攻得賊卡務當速行搜捕勿任稍有蔓延外省習  
氣遇有地方搶劫小事往往張大其辭以爲邀功地步及至激成  
事端則又心存畏葸束手無策高杞初任巡撫尤當引以爲戒所  
有湖南撤回兵一千名姜晟已咨明高杞豫爲檄調如必需此項  
兵力方可調用儻見在足資勦捕卽當飭令歸伍○庚子勒保奏  
攻克安樂坪賊巢生擒賊首王三槐得旨嘉獎晉勒保及軍機大

臣大學士伯和珅公爵封戶部尚書福長安侯爵大學士王杰董  
誥戶部尚書沈初戶部右侍郎戴衢亨工部右侍郎那彥成均下  
部優敘○辛丑諭從前永保勦辦湖北賊匪時不能設法兜圍任  
令竄逸獲咎甚重將伊革職交刑部監禁並將其子甯志甯怡革  
去侍衛發往熱河今伊兄勒保生擒賊首王三槐著有勞績著加  
恩將永保釋放甯志甯怡亦著加恩釋回在上虞備用處拜唐阿  
上行走以示權衡功罪推恩曲宥至意○湖北巡撫高杞奏勦平  
蒲圻縣洋泉團餘匪擒斬賊首王添萬等得旨獎賚下部優敘○  
己酉諭張誠基奏江西甯州陳防地方有習教匪徒在彼糾眾滋  
事該撫接據稟報卽督同總兵甯泰帶兵馳往上緊勦辦將起事  
首犯劉聯登槍斃其餘首夥各犯全行擒獲正法地方俱經甯謐  
所辦可嘉張誠基甯泰俱著加恩賞戴花翎仍著交部從優議敘

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各員并並著張誠基會同甯泰查明咨部分別議敘以示獎勵○諭上年賊眾由楚省竄至陝境後屢欲偷渡漢江經官兵連次擊退遂由紫陽石泉展轉逃至漢中北面係惠齡帶兵堵剿東面係明亮德楞泰統兵迎擊西南則恆瑞慶成抄出賊前扼要攔阻江岸則柯藩駐紮防守官兵四面合圍賊眾已如魚游沸釜彼時帶兵大員若稍知愧勵合力進攻原不難一鼓殄滅乃彼此遷延觀望以致敗殘賊眾任其衝突奔逃與各股賊首聯爲一氣今距上年合圍之日又將一載迄未蕝事其咎甚重惠齡恆瑞興肇富成明亮德楞泰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諭前據長麟等奏薩木薩克懇請內投當卽降旨加恩並令德勒格楞貴前往曉諭嗣又奏薩木薩克誤聽訛傳妄生疑慮復令愛里牙爾等前赴鄂羅退帕察看情形照料起身乃薩木薩克初欲攜眷同

來繼又飾詞雪阻復又因伊妻兄從中播弄遂攜眷潛逃追拏無獲似此反覆無常長麟等既爲其所愚辦理又復冒昧長麟伊斯堪達爾策拔克俱著傳旨嚴行申飭薩木薩克逃遁多年蹤迹無定若派兵追拏不但勞我兵力且使彼聞風驚懼愈竄愈遠卽設法招致邊外布魯特等又視爲奇貨可居於事無益此時長麟等既經酌調官兵惟當於各卡倫分撥防守儻薩木薩克妄思至卡倫附近滋擾卽可擒獲治罪如悔悟來投仍當照前賞給職銜翎頂以示綏懷長麟等可將此意傳播卡倫外俾其知感知畏至呼大牙爾弟兄互相攘奪及那爾巴圖欲帶兵乘機侵占皆係邊外之事止可置之不問儻伊等稟請內地兵力惟宜臨時嚴詞駁斥○壬子免貴州狝苗滋擾之興義府普安等四州縣並冊亨州同等所屬額賦緩徵卽岱等六廳州縣新舊額賦○甲寅調鐵保爲

吏部右侍郎書敬爲禮部左侍郎以恭泰爲威京兵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

○調特克慎爲刑部左侍郎以普福爲理藩院右侍郎

由副都統遷

○乙卯革惠齡德楞泰花翎以箕山賊復徧陝境故也○丁巳

上侍 太上皇帝自避暑山莊回鑾○庚申再截留漕糧米豆二

十七萬石有奇賑山東曹縣等十三州縣衛水災○革明亮興肇

花翎以賊匪竄至石泉故也

九月癸亥 上侍 太上皇帝還京師○丙寅河南睢州上汎河

溢○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勒保奏將伊弟永保發往軍營效力

一節永保前在湖北軍營獲罪甚重拏解來京不卽按律治罪僅

羈禁囹圄已屬寬典昨因勒保擒獲王三槐又復推恩釋放勒保

係該處總統軍務之人若將伊弟發往帶兵勒保自必意存偏向

無論其在何路盡力與否必爲之設法邀恩何以服眾此奏斷不



可行○己卯予廣東故明遼東總制袁崇煥入祀賢良祠○甲申

以文甯佛爾卿額俱爲內閣學士

文甯由詹事佛爾卿領由太僕寺卿遷

○乙酉以

河南水災截留祥符縣米豆十二萬石有奇備賑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壬辰以常齡爲廣東布政使吳俊爲

廣東按察使

由糧道遷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德楞泰奏伊一路

軍營支用銀數清單交軍機大臣查覈據稱與軍需則例大半不

符約計每月濫支銀四萬餘兩殊出情理之外著交勒保遵照例

案將浮支各款覈明確數著落德楞泰賠補以示懲儆德楞泰一

路如此各路大槩可知帶兵大員等勦辦賊匪兩載有餘未能將

各首逆按名擒獲惟知多請帑銀又復支銷浮濫並藉此爲冒餉

漁利之計可見伊等每次所請帑項非帶兵大員等例外濫支卽

係派出糧員通融濫應勒保身爲總統受朕重恩若亦相率效尤

扶同掩飾則是有心徇隱自貽身家之累懷之愼之至渠縣清溪場靜邊寺等處賊首徐添德等在彼滋擾以致運道梗塞屯聚箕山一帶賊匪又復四出奔竄惠齡等既不能併力進攻又不能設法攔截究竟所辦何事至張漢潮屢被官兵擊敗更易成擒乃奔竄之餘復有匪徒合夥高均德一股亦任其竄近聞中此又明亮額勒登保等之罪惠齡恆瑞富成德楞泰明亮興肇額勒登保均著傳旨嚴行申飭○丙申以江蘇江浦等二縣水災撥徐州漕米四萬七千石備賑○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王三槐解到經軍機大臣審訊據供聞徐添德已被大礮轟斃羅其清冉文儔心生懊悔因畏懼王法不敢出來若知伊投順得生必皆投出並稱從前知縣劉清曾經前往曉諭出降王三槐當卽親自投順宜縣軍營其時被營內官員擋住不准謁見宜縣以致徐添德懷疑不肯

投順如果所供屬實則王三槐徐添德早有投順之事彼時宜縣等何以任聽屬官阻止竟無聞見亦未奏聞以致辦理需時著勒保查明具奏不得代爲回護至羅其清冉文傳等果被官兵勦急或探聽王三槐信息希圖免死竟行投出亦未可定著勒保惠齡等查看賊情一面仍鼓勵兵勇上緊進勦總以擒獲首犯爲正辦設各首犯等有真心棄械自縛投誠者亦不妨酌量寬其一綫予以生路亦可藉此解散餘黨稍省兵力然止可帶兵大員數人存之於心密爲酌辦不但不可令兵弁等聞知卽將領等亦不可稍有宣露以致心生懈弛此爲最要○戊戌重建 乾清宮 交泰殿成○壬寅以李舟爲山西按察使由福建糧道遷○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惠齡等分兵進勦殺賊多名並將張漢潮之子張正澐拏獲所辦差強人意但旣經攻破賊巢不能設法堵截又任首逆竄

入大鵬山據險屯聚仍屬無能至勦敗餘匪業經恆瑞帶兵由廣元一路兜捕尤當乘勢奮擊速行勦淨並著宜綏秦承恩等於甯羌一帶實力堵截前後夾擊儻縱一名闖入陝境必加重懲見在額勒登保已與惠齡等會合正當乘賊匪潰敗窮蹙之時迅速殲除儻因得有勝仗卽心存懈緩又復因循貽誤則是伊等甘蹈重譴欲再留前贖之地不可得矣再閱張正澥供詞年已五十七歲則該犯之父張漢潮總在七十以外年已衰老惠齡等若能乘勝進攻業將羅其清張漢潮拏獲固屬甚善儻尙未就獲張正澥見經留禁在營張漢潮豈不顧念伊子或卽令張正澥誘致伊父出投使此股賊匪先行肅清亦是一法其羅其清冉文儔等若能一併招出省我兵力則多得一名賊首大功早一日告成更爲事半功倍但軍營帶兵大臣不可專恃此策稍存懈弛仍當以帶兵進

攻擒孽首逆爲正辦也○丁未新修

玉牒成○己酉諭軍機大

臣等冷天祿一股久經官兵圍困勒保帶領多兵並不能迅擒賊  
巢輒藉稱山險路滑與賊日久相持以致張漢潮及蘭芽場屯聚  
餘匪復思勾結擾及後路勒保又移兵江口策應前次令勒保先  
赴川北督剿則稱將領俱不足恃兵力難分今又將祖師觀賊卡  
委之將領攻圍伊復移駐江口豈非進退無據自相矛盾乎似此  
處處爲賊牽掣茫無所措則賊首冷添祿於何日始能擊獲其奏  
定限期豈不竟成虛誑且前據勒保奏稱王三槐爲著名首惡冷  
添祿止係分股賊目自當易於搜捕今王三槐就獲已閱多時而  
冷添祿又經層層圍逼勢極窮蹙乃以如許兵力剿此一股本守  
之賊轉日久未能剿竣可見伊前奏非空言邀功卽係自存滿足  
實屬負恩無能勒保等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至張漢潮一股本係

明亮興肇帶兵追擊昨據惠齡等奏已將張漢潮之子張正澐擊獲該犯自必聞風膽落無難一鼓殲擒乃任其展轉奔逃由太平通江直至開縣一路往來自如明亮等所辦何事而劉君輔富森布所勦之王光祖林亮功等股亦並不趕緊兜勦復任折竄通江及江北一帶均屬無能之至明亮興肇劉君輔等著傳旨嚴行申飭至張漢潮等見在竄近奉節大甯等處附近楚北邊界景安務須與高杞督率鎮將兵勇分段實力嚴防迎頭堵截勿使一名闖入爲要

十一月甲子魁倫丁憂以富昌署閩浙總督

由福州將軍兼署

○戊辰以

陳嗣龍爲左副都御史

由宗人府府丞遷

○癸酉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

陝西軍需

○庚辰以馬慧裕爲山西布政使瑚圖禮爲河南按察

使

候補四品京堂

○癸未以教匪滋擾免四川夔關短收額稅之半○丁

亥左都御史舒常卒予祭葬諡恪僖○以成德爲左都御史

由吏部左

侍郎

十二月戊戌撥部庫銀八十萬兩備湖北軍需○己亥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貴州善後事宜○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惠齡等奏生擒首逆羅其清等痛殲賊眾覽奏稍慰惠齡等勦辦此股賊匪久稽時日直至此時始將羅其清等擒獲原屬有過無功但念各路帶兵大臣老師糜餉無微末之功足紀今惠齡等尙能愧奮自勵擒獲賊首較之勒保明亮等差強人意惠齡額勒登保德楞泰俱著賞戴花翎以示鼓勵見在軍威已振冉文儔一股當潰敗之餘聞羅其清業已生擒自更喪膽無難一鼓成擒惠齡等不可不勉成功力圖自贖也至此次生擒羅其清羅其書自必有首先上前之人著查訊明確據實具奏再行加恩羅其清雖其書二犯著

派委員迅速解京不得稍有疏虞至川北賊匪紛紛潰竄逼近陝省宜縣秦承恩等惟當嚴密防堵毋令北竄滋擾爲要○戊申申禁各督撫年節進幣并減各鹽政關差進幣十分之二○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羅其清最爲著名首惡見已生擒惠齡等自應乘勝速赴通江攻剿冉文儒一股其搜捕餘匪止須酌留鎮將司道等員在彼辦理乃舍所急而事所緩耽延多日始移師往剿又致與賊以暇殊失機宜惠齡等仍著傳旨申飭○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九千九十八萬二千九百八十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七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二石五斗五升二合四勺



東華續錄

嘉慶七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嘉慶四年己未春正月辛酉 太上皇帝聖躬不豫 上侍疾養  
心殿額 天虔禱禱夕 太上皇帝疾大漸○壬戌辰刻 太上  
皇帝崩 上擗踊大慟仆地良久申刻大斂奉安 梓宮於乾清  
宮 上以上書房爲倚廬席地寢苫每日哭奠盡哀○諭子受  
皇考付託之重夙夜兢兢今猝遭大故服制一節欽奉 皇考遺  
詔持服二十七日而除但子自沖齡以來荷蒙 皇考教誨生成  
迴逾常格自 親授大寶後孜孜 訓政又逾三載 高厚深仁  
昊天罔極實非自古帝王樞前卽位者可比以日易月于心實有  
所不忍卽持服百日亦屬日月易盡而哀慕無窮自當恪遵古制

敬行三年之喪庶幾稍盡思慕之忱天下臣民仍照定例行○諭  
自古帝王功德顯著並有隆稱懿號昭垂萬世典至鉅也我皇  
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極六十年撫御萬邦法天行健遇郊  
廟大祀必親必敬崇奉皇祖妣孝聖憲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彌  
隆尊養備至綜攬萬幾愛民勤政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  
積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積河防所  
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  
法禮勸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  
部闢地二萬餘里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勦大小金川擒渠獻馘  
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鋌所指獻寶投誠其臺灣等  
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  
而且聖哲多能聰明天縱聖製詩文全集之富尤爲度越

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載籍刊石經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遺文  
復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輯羣編此 聖學淵深 文德之昭  
於千古也凡茲 功德之隆宜備尊親之典夫繼統緒則爲守成  
論功業則兼開創自宜崇承 祖號以副 鴻名惟是 聖德謙  
沖曾 面諭萬年後當以稱宗爲是予不敢上違 遺訓惟 至  
德難名究非臣下所能擬議謹按諡法肇紀立極曰高敬上 廟  
號曰高宗爲百世不祧之廟其應擬 尊諡微稱著大學士九卿  
等敬稽典禮以聞○諭朕受 皇考深恩紹承大統日侍 聖顏  
敬聆 訓諭綜理庶政洵爲曠古罕覩之盛事方冀再加數年侍  
奉 聖體得以長聆 訓誨詎意 皇考於本日龍馭上賓朕五  
內摧裂哀慟迫深嗣後一切政務悉應仰體 皇考聖意朕兄弟  
中惟儀郡王居長著加恩晉封親王貝勒永璘係 皇考之皇幼

子縣億係五皇兄之長子五皇兄原係親王薨逝後 皇考將縣  
億遞減二等襲封貝勒茲均著加恩晉封郡王縣億派往 東陵  
悉心辦事儀親王長子縣志成親王長子縣勲定親王縣恩長子  
奕紹俱係親王長子著加恩卽照考封一等之例均作爲未入八  
分公縣總縣偲係成親王庶出之子均著照例封爲輔國將軍縣  
偲著賞戴花翎與奕純並挑在乾清門行走其餘已授職者各供  
厥職奕綸奕紳陪伴二阿哥在書房讀書其餘年幼未授職者均  
著在邸讀書以示朕仰體 皇考聖心加恩本支之意○召朱珪  
來京以陳用敷署安徽巡撫恩明署安徽布政使由按察使署○癸亥  
命議行三年喪制卻羣臣以日易月之請○諭朕自沖齡蒙 慶  
貴妃養母撫育與生母無異理宜特隆典禮加晉崇封茲追封爲  
慶恭皇貴妃所有應行典禮著該衙門察例具奏○諭我 皇

考臨御六十年 天威遠震武功十全凡出師征討卽荒徼部落  
無不立奏蕩平若內地亂民王倫田五等偶作不靖不過數月之  
閒卽就殄滅從未有經歷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尙  
未歲功者總由帶兵大臣及將領等全不以軍務爲事惟思玩兵  
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卽如在京諳達侍衛章  
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其自軍營回京者卽平日窮乏之  
員家計頓臻饒裕往往託詞請假並非實有祭祖省墓之事不過  
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此皆朕所深知可見各路帶兵大員等有  
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積弊試思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所  
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豈能供無厭之求  
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卽屢次奏報所擒戮者皆朕之  
赤子出於無奈爲賊所脅者若再加之股削勢必去而從賊是原

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其黨無怪乎賊匪日多展轉追捕迄無  
歲事之期也自用兵以來 皇考焦勞軍務 寢膳靡甯卽大漸  
之前猶頻問捷報迨至彌留並未別奉 遺訓仰窺 聖意自以  
國家付託有人他無可諭惟軍務未竣不免深留遺憾朕躬膺  
宗社之重若軍務一日不竣朕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  
外而領兵諸臣同爲不忠之輩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伊等  
卽不顧惜身家甯忍陷朕於不孝自列於不忠耶况國家經費有  
常豈可任伊等虛糜坐耗日復一日何以爲繼又豈有加賦病民  
之理耶近年 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  
勝仗卽優加 實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  
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 嚴旨亦未懲辦一人卽  
如數年中惟永保曾經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釋放其實各路縱賊

竄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卽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飾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之意自以 皇考高年惟將吉祥之語入告但軍務關繫緊要不容稍有隱飾伊等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若稍有失利尤當據實奏明以便指示機宜似此掩敗爲勝豈不貽誤重事軍營積弊已非一日朕總理庶務諸期覈實止以時和年豐平賊安民爲上瑞而於軍旅之事信賞必罰尤不肯稍從假借特此明白宣諭各路帶兵大小各員均當滌慮洗心力圖振奮務於春令一律勦辦完竣綏靖地方若仍蹈欺飾怠玩故轍再逾此次定限惟按軍律從事言出法隨勿謂幼主可欺也○甲子諭昨據王大臣奏三年之喪難以舉行請依舊制以二十七日除服朕因哀慕至情萬不能已業經降旨

明白宣諭憶朕仰蒙 皇考鞠育顧復深恩昊天罔極今忽遭大故 龍馭上賓自念並無纖毫報答惟有持服三年庶幾稍慰思慕之情於萬一今王大臣等復以大禮服制著有定儀 皇考太上皇帝於 皇祖升遐之日係持服百日請循舊制舉行覽奏嗚咽哀痛倍深但諸臣以 皇考持服日期再三陳懇朕亦曷敢以孺慕私忱有踰成典不得已勉從所請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日稍申哀悃至三年內凡遇 郊 廟大祀百神羣祀及御門聽政一切典禮服色著王大臣查照成例敬謹辦理不必再行瀆奏○諭朕仰承付託之重惟懼政事或有闕失蓋以九州之大臣民之重幾務至繁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若僅一二人之言即使出於至公亦不能周知天下之務况未必盡公耶聖德如 皇祖皇考踐阼之初卽以求言爲急務矧朕德薄何敢不虛懷延訪凡



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廣益至意○乙丑轉鐵保爲吏部右侍郎調台費蔭爲吏部右侍郎以豐紳濟倫爲兵部右侍郎由上駟苑卿遷○轉傅森爲戶部左侍郎調那彥成爲戶部右侍郎以盛佳爲工部右侍郎由內務府大臣遷○以布彥達賚爲兵部左侍郎由鑾儀衛使遷○實授台布廣西巡撫○丙寅軍機大臣等奏請新封郡王永璘封號得旨著封爲惠郡王○丁卯諭各部院衙門文武大臣及各直省督撫藩臬凡有奏事之責者及軍營帶兵大臣等嗣後陳奏事件俱應直達朕前不許另有副封關會軍機處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將所奏之事豫先告知軍機大臣卽如各部院衙門奏章呈遞後朕可卽行召見面爲商酌交各該衙門辦理不關軍機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啓通同扶飾之弊耶

將此通諭知之各宜慎遵○命改惠郡王永璘封號爲慶郡王○  
以科道列款糾劾奪大學士和珅戶部尙書福長安職下於獄○  
命成親王永璘前任大學士署刑部尙書董誥兵部尙書慶桂在  
軍機處行走戶部侍郎那彥成戴衢亨仍留軍機處戶部尙書沈  
初年老無庸在軍機處行走○命儀親王永璇總理吏部成親王  
永璉總理戶部兼三庫○調慶桂爲刑部尙書以盛住署工部尙  
書由本部侍郎兼署○調傅森爲刑部侍郎由戶部調○戊辰諭軍機大臣等  
勒保在川東剿賊多時未能迅速蒞事固有應得之咎但伊勦捕  
犵苗一手妥辦著有勞績入川後又將首逆王三槐擒獲較之各  
路領兵大員猶爲彼善於此此時若另簡總辦軍務之員一時不  
得其人勒保著仍授總統之任自惠齡之下皆受其節制庶事權  
畫一責有攸歸若伊等不能認真剿賊或不聽勒保調遣卽當據

實嚴參以違軍制論從前軍營帶兵各大員皆以和珅爲可恃止  
圖迎合鑽營並不以軍事爲重虛報功級坐冒空糧其弊不一而  
足今和珅業經革職交刑部伊等失所依恃向來掩飾虛捏之  
技已窮惟當以國事爲重勉力蔽功若再不力加峻改奮發有爲  
督率將領等設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則軍律具在斷不能爲伊等  
屢次曲貸也至明亮等所勦張漢潮一股至今迄未擒獲聞張漢  
潮一老病無能之賊逃竄時薙去鬚髮用椅擡行其衰憊可知乃  
明亮等任其往來奔逸日久稽誅實屬無能已極經朕此次飭諭  
若再不知奮勉設法兜擒必按軍法嚴懲慎之慎之○命保甯爲  
武英殿大學士以刑部尚書慶桂協辦大學士○以書麟爲吏部  
尚書由烏嚕木齊都統遷松筠爲戶部尚書由駐藏大臣遷富銳爲兵部尚書由都統遷  
○調布彥達賚爲戶部侍郎英善爲兵部侍郎由刑部調○己巳諭保

甯見已補授大學士向來新疆辦事將軍大臣簡任大學士後自應入閣辦事但伊犁將軍任關緊要一時未得其人保甯著暫留伊犁仍當照常實心辦事俟朕簡放有人再降諭旨更換來京○實授陳用敷安徽巡撫恩明安徽布政使○庚午諭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施在廷諸臣無有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茲猝遭皇考大故苦塊之中每思論語所云三年無改之義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實心實政薄海內外咸所聞知方將垂示萬年永爲家法何止三年無改至皇考所簡用之重臣朕斷不肯輕爲更易卽有獲罪者若稍有可原猶未嘗不思保全此實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鑒今和珅情罪重大並經科道諸臣列款參奏實有難以刻貸者是以朕於恭頌遺詔日卽將和珅革

職拏問臚列罪狀特諭眾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考冊封皇太子尙未宣布 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卽在朕  
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功上年正月 皇考在圓  
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  
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又因骹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  
武門眾目共覩毫無忌憚並將出宮女子取爲次妻罔顧廉恥年  
來勦辦川楚教匪 皇考盼望軍書刻繫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  
營遞到奏報任意延閣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前奉 皇  
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  
又 諭令兼戶部題奏事件伊竟將部務一人把持昨冬 皇考  
聖躬不豫批摺字畫閒有未眞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  
另行擬旨臘月閒奎舒奏報循化歸德二廳賊番聚眾千餘搶奪

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一命在青海肆行搶掠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及 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欺隱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貳兼任學政又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柁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倣照 甯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萊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伊所藏眞寶石頂數十餘箇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至金銀數

目尙未鈔畢已有數百餘萬之多似此貪黷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以上各款皆經王大臣等公同鞠訊和珅俱供認不諱和珅如此喪心昧良目無君上貽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僭妄不法而貪婪無厭蠹國肥家猶其罪之小者實屬孤負 皇考厚恩設數年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 聖斷立寘重典而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 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 聖心實則畏懼和珅箝口結舌皆朕所深知今和珅罪狀已著其得罪我 皇考之處擢髮難數亦百喙難辭朕若置之不辦何以仰對 在天之靈此不得已之苦衷爾封疆大臣等以爲何如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蹟各行據實覆奏○辛未諭吳省欽條奏摺內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卽行正法一條何待爾言前此未及辦理之

故欲俟川北首逆羅其清解到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  
豈有將此等首惡重犯釋放令其招降同夥之理至所稱候補知  
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火雷列卦圖又舉人王曇能作氣按掌  
辟易多人請加試看等語殊屬大謬前此特頒諭旨廣開言路吳  
省欽爲風憲之長於和坤福長安二人並無一言舉劾自係畏其  
聲勢及將和坤福長安革職拏交刑部後伊尙心存畏怯緘默不  
言茲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伊任總憲不能不以一奏塞責  
而所言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卦圖較之  
本朝訓練之九進連環孰爲得用其作氣按掌之語卽稗官野史  
所謂蠱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見當剿辦教匪之時正當將妖言  
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轉引而試驗吳省欽身爲臺  
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妄行瀆奏與學習邪教何異耶吳省欽著



交部嚴加議處○諭近聞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內供廝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出情理之外其兩翼步軍協尉及司員筆帖式等官亦有坐甲十數名以致步甲之數日少盜賊肆意夜行殊屬不成事體國家設立兵額原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任大小營員冒食空糧甚至將歸伍之兵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數日少盜賊肆行也京師輦轂之下耳目甚近營制廢弛尙復如此則此種情弊各直省自所不免著傳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鎮等卽秉公據實查明如有似此情弊各按照原設額數一律補足不准冒食空糧亦不許大小營員私役兵丁以昭覈實而靖地方至養兵原以衛民自應平昔勤加訓練則調遣時庶可得力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將營務委之將備而將備又復委之千把因循玩愒所謂訓

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又安用此兵制爲耶茲特明白示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鎮務須力除前弊嚴飭各屬一體認真訓練俾生疏恒怯之兵技藝純熟悉成勁旅以備應用儻經此次訓諭之後不知悔改仍蹈故轍則不能逃罪毋謂教之不豫也○壬申諭本日伊江阿由驛遞到奏摺有寄和珅書信業經聞知 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惟諄勸和珅節哀辦事等語而於朕遭罹大故並無一字提及卽以常情而論寄信唁問自當以慰唁人子爲重今伊江阿於和珅則再三勸以節哀而於朕躬僅照常具一請安之摺轉將尋常地方事件陳奏不知其是何居心昨吳熊光一聞皇考升遐之信卽專摺憑陳哀悃敦勸朕躬情詞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義吳熊光係漢人又止係布政使尙有良心伊江阿身爲滿洲見任巡撫又係大學士永貴之子且曾在軍機處行走非

不曉事者可比乃竟如此心存膜視轉於和珅慰問殷勤可見伊  
江阿平日不知有 皇考今日復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負  
恩昧良莫此爲甚伊江阿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仍  
著明白回奏○領隊大臣惠齡等以元日攻克麻壩寨生擒逆首  
冉文儔埽蕩賊巢情形入奏諭軍機大臣等川北賊首冉文儔與  
羅其清同時起事到處焚掠擾害良民實屬罪大惡極羅其清前  
已生縛解京此次擒獲冉文儔埽蕩賊巢適當元日仰荷 上天  
垂眷 皇考默佑嘉慰之餘叩感不盡冉文儔首級著卽於該首  
逆滋擾地方每處傳示懸挂數日俾受害良民快心洩憾而不逞  
之徒亦共知儆惕冉文儔之子冉天受著卽行凌遲梟示此時兵  
威已振事機順利尤當鼓勇直前探明何路緊要卽向何路勦辦  
以次肅清餘孽綏靖地方近來各路領兵大員皆以專擒首逆爲

事竟置餘匪於不問是以王三槐羅其清擎獲後餘黨仍四出焚掠未見廓清今首逆冉文雋又經擒獲必當將各股竄匪一律剿盡方爲著有成效又聞各路勦賊名爲繞截其實畏賊遠避民間有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之語又聞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纔出見二語此等積弊已非一日朕所深知嗣後各路帶兵大員務當痛加省改實心實力奮勇立功迅速歲功不得仍蹈故轍致干重譴著傳諭各路軍營一體謹遵

○賞惠齡副都統銜德楞泰頭等輕車都尉世職○癸酉諭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尙不至如此迂誕蓋伊自揣係和珅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人列款彈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爲此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遂其田園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

出乎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劣蹟旣未敗露朕亦不爲已甚姑免深究卽論其陳奏荒謬已難勝臺長之任吳省欽著卽照部議革職回籍○甲戌諭朕恭閱 皇考硃筆有嚴禁內外大臣呈進貢物 諭旨二道 聖訓煌煌 垂誠至爲明切夫貢之爲義始於禹貢原指任土作貢而言並非崇尚珍奇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我 皇考頒諭飭禁至再至三止因和珅攬權納賄凡遇外省督撫等呈進物件准遞與否必須先向和珅關白伊旣擅自准駁明示有權督撫等所進貢物在 皇考不過賞收一二件其餘盡入和珅私宅是以我 皇考雖屢經禁止仍未杜絕試思外省備辦玉銅寶書畫插屏挂屏等件豈皆出自己貲必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扑隨之以閭閻有限之脂膏供官吏無窮之朘削民何以堪況此等古玩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與葬土之不若而以奇貨視之可乎國家百數十年來昇平  
昌阜財賦豐盈內府所存陳設物件充牣羅見在幾於無可收  
貯之處且所貢之物斷不勝於大內所藏卽或較勝朕視之直如  
糞土也朕之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物康阜得賢才以分理庶  
政方爲國家至寶耳至應進土貢原爲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龍  
江將軍每年所進貂皮東珠人蔴係該處所產之物其他如川廣  
之藥材九江之瓷器江浙之紬段及徽墨湖筆牋紙茶葉瓜果等  
項原不外任土作貢之義仍准按例呈進所有如意玉銅甌書畫  
挂屏插屏等物嗣後槩不許呈進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分  
例尙不敷當差之用豈有餘貲亦不許呈進貢物內廷翰林所錄  
御製詩文冊葉及自作書畫等件尙可呈進斷不許增入古玩至  
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等並無地方理民之責其應交盈餘銀兩見

令戶部查明方令酌減伊等辦公更可裕如應進貢物准其照例呈進再年節王公大臣督撫等所進如意取兆吉祥殊覺無謂諸臣以爲如意而朕觀之轉不如意也亦著一併禁止經朕此次嚴諭之後諸臣等有將所禁之物呈進者卽以違制論決不稍貸特此明白宣示通諭中外知之○諭昨經降旨將和珅罪狀宣諭各督撫令其議罪茲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稱和珅喪盡天良非復人類種種悖逆不臣蠹國病民幾同川楚賊匪貪黷放蕩直一無恥小人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並查出和珅薊州墳塋僭妄違制及附近州縣置有當舖貲財見飭查辦各等語又據連日續行鈔出和珅金銀等物特再行諭眾知之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 皇考冊封皇太子尙未宣布 諭旨而和珅於初二日卽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機密居然以擁戴爲

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 皇考在圓明園召見和珅伊竟騎馬直進中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爲甚其大罪二又因廢疾乘坐椅轎擡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眾目共覩毫無忌憚其大罪三並將出宮女子娶爲次妻罔顧廉恥其大罪四自勦辦教匪以來 皇考盼望軍書刻繫宵旰乃和珅於各路軍營遞到奏報任意延閣有心欺蔽以致軍務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聖躬不豫時和珅毫無憂戚每進見後出向外廷人員敘說談笑如常喪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 皇考力疾披章批諭字畫閒有未真之處和珅膽敢口稱不如撕去竟另行擬旨其大罪七前奉 皇考諭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務嗣因軍需銷算伊係熟手是以又 諭令兼理戶部題奏報銷事件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



月內奎舒奏報循化貴德二廳賊番聚眾千餘搶奪達賴喇嘛商人牛隻殺傷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將原奏駁回隱匿不辦全不以邊務爲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後朕諭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和珅不遵諭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京全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其居心實不可問其大罪十大學士蘇凌阿兩耳重聽衰邁難堪因係伊弟和琳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曾在伊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其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和珅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其大罪十二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柁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掠皆倣照 甯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其大罪十三薊州墳塋居然設立享殿開設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其大罪十四

家內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寶石頂並非伊應戴之物所藏真寶石頂有數十餘箇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其大罪十六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其大罪十七且有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並有埋藏銀兩百餘萬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又不下十餘萬以首輔大臣下與小民爭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劉全不過下賤家奴而查鈔貨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若非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其大罪二十其餘貪縱狂妄之處尙難悉數實從來罕見罕聞者著將胡季堂原摺發交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卽著悉心妥議具奏此內如有自抒所見者不妨另摺封陳若意見皆

合卽連銜具奏至福長安祖父叔姪兄弟世受 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其在軍機處行走與和珅朝夕聚處凡和珅貪黷營私種種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 皇考重恩常有獨對之時若果將和珅縱恣貌玩各款據實直陳較之他人舉劾尤爲確鑿有據 皇考必早將和珅從重治罪正法如從前辦理訥親之案何嘗稍有寬縱豈尙任其貽誤軍國重務一至於此卽謂 皇考高年不敢仰煩 聖慮亦應在朕前據實直陳乃三年中並未將和珅罪蹟奏及是其扶同徇隱情弊顯然如果福長安曾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斷不肯將伊一併革職拏問見在鈔出伊家貲物雖不及和珅之金銀珠寶數逾千萬但已非伊家之所應有其貪黷昧良僅居和珅之次並著一併議罪○諭本日召見刑部侍郎熊枚諭以刑部事務向來刑部引律斷獄於本律之外多有不足蔽辜無以

示懲及從重定擬等字樣所辦實未允協罪名大小律有明條自應勘覈案情援引確當務使法足蔽辜不至畸輕畸重方爲用法之平今旣引本律又稱不足蔽辜從重定擬並有加至數等者是仍不按律辦理又安用律例爲耶卽案情內有情節較重者朕自可隨案酌定總之不足蔽辜之語非執法之官所宜出嗣後問刑衙門俱應恪遵憲典專引本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卽雖字但字抑揚文法亦不准用上讞後經朕閱看案情或有酌加增減者亦不治以失出入之咎用副朕矜慎庶獄至意○乙亥諭軍機處爲機密要地向來行走章京未定額數俱由軍機大臣挑補並不帶領引見因思各衙門各旗官員及筆帖式驍騎校護軍校等微員無不由引見補授軍機章京職事較重豈有轉不帶領引見之理嗣後滿漢章京各定爲十六缺由內閣六

部理藩院於司員中書筆帖式等官內擇其人品端方年力富強  
字畫端楷者交軍機大臣帶領引見候朕簡用其記名人員遇有  
缺出按次陸續充補此次應挑之滿漢章京卽照新例辦理○以  
劉權之爲左都御史調周興岱爲吏部侍郎吳省蘭爲禮部侍郎  
張若淳爲工部侍郎以汪承霈爲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丁丑諭  
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  
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卽行正法等  
因一摺和珅種種悖逆專擅罪大惡極於法實毫無可貸因思

聖祖仁皇帝之誅鰲拜 世宗憲皇帝之誅年羹堯 皇考之誅  
訥親此三人與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過之從前辦理鰲拜年羹  
堯皆蒙 恩賜令自盡訥親則因貽誤軍機於軍前正法今就和  
珅罪狀而論其壓閣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

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情罪尤爲重大卽不  
照大逆律凌遲亦應照訥親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於二年後辦  
理斷難寬其一綫惟見當 皇考大事之時卽將和珅處決在伊  
固爲情眞罪當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雖浮於訥親究未身  
在軍營與訥親稍異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以和珅之喪心昧  
良不齒人類原難援入議量從未減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於萬  
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  
非爲和珅也主福長安受 皇考厚恩卽居和珅之次且與和珅  
朝夕聚處於和珅罪狀知之最悉且常有獨對之時如果據實舉  
劾罪蹟昭著 皇考必將和珅卽正刑誅斷不肯偏護和珅轉坐  
福長安以訐發之罪卽謂 皇考春秋已高恐觸以聖怒藉小忠  
小信爲辭不敢舉發自朕立爲皇太子及受寶後已及四載此數

年中伊常有在朝內直宿不與和珅同直之時何難自請獨對或將和珅罪狀臚列且密摺奏陳如先前曾有片紙隻字則此時朕不但不肯將伊與和珅一同治罪並不肯奪伊官爵乃始終並無一語是其有心扶同徇隱百喙難辭見在查鈔伊家內財產已非伊分內之所應有若非平日肆意貪婪何從得此饒裕卽照大學士等所請按例辦理實罪所應得但科道並未將福長安指款參劾而所鈔貲產究不及和珅十分之一二和珅見已從寬賜令自盡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監提福長安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至和珅本無功績止因伊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屢邀擢用此案並非和琳秉公劾參實係聽受和珅指使爲傾陷福康安之計今和珅籍沒家產查出所蓋柁木房屋僭妄踰制較之福康安託帶木植之

咎孰重孰輕且和琳同福康安勦辦湖南苗匪亦因和琳從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辦竣是和琳於苗匪一案有罪無功所有和琳公爵自應照議革去至配享太廟尤爲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卽照議撤出太廟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平日最爲皇考鍾愛自應仰體恩慈曲加體恤若此時將豐紳殷德職銜斥革齒於齊民於體制亦覺未協和珅公爵係因拏獲王三槐所得應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伊伯爵卽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豐紳伊蘇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仍加恩賞給雲騎尉在本旗當閒散差使錫麟原係承襲福靈安雲騎尉世職福長安獲罪侯爵自應斥革與福靈安無涉著仍加恩准錫麟承襲雲騎尉亦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回



本旗當閒散差使大學士蘇凌阿年老龍鍾和珅因係和琳姻親且利其昏憤充位藉顯己才伊年逾八十跪起維艱豈能勝綸扉重任蘇凌阿著卽以原品休致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李光雲皆係和珅引用之人李光雲見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吳省蘭李潢雖無人列款參劾但未便倖列卿貳俱著降爲編修吳省蘭著撤回學政不必在南書房行走○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長麟所奏之摺另行鈔錄摺底令和珅閱看固係和珅印文行取而長麟亦不應如此迎合今和珅一切濫行之罪已經訊明令其自盡軍機大臣另行更換此事亦不深究矣著傳諭長麟等嗣後此等流弊永遠嚴禁至策拔克所寄軍機章京信內探詢同樂園之戲甚屬非是大內演戲無干伊事探詢何爲亦係探聽內事之惡習此風斷不可長策拔克著嚴行申飭○以曹城爲禮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選

初彭齡爲兵部侍郎

由通政使遷

○戊寅諭昨經降旨將和珅罪狀明

白宣示據大學士九卿等會同定擬具奏已將和珅賜令自盡矣和珅任事日久專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業經辦結因思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餽賄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眾之義且近來弊端百出事難悉數見在宣示和珅罪狀其最重各款俱已曉然眾著儆臣工誤會朕意過事掇求尙復攻擊陰私摘發細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實其言則舉之不勝其舉並恐啓告訐報復之漸是除一巨蠹又不免流爲黨援門戶陋習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爲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此外初

不肯別有株連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况臣工內中材居多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爲國家出力之人卽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諭各宜懷遵砥礪以副朕咸與維新之治儻經此番訓飭之後尙不知改過勉立修名則是自甘暴棄不齒士類必當嚴加懲治毋謂教誡之不豫也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和珅意圖專擅用印文傳知各省鈔送摺奏因此帶有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業經降旨飭禁並隨摺批諭今和珅業經伏法所有隨帶文書當永遠停止儻經此番飭禁之後尙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諭上年十二月閒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見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葉

爾羌離京路途甚遠運送玉石倍覺費力彼時和珅據情陳奏斷無因此勞役回眾之理今閱都爾嘉原書得知回眾勞苦情狀朕心甚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卽行拋棄不必前解惟是由葉爾羌採取遞送之回子伯克以及眾回人費力良多著寄諭奇豐額並所過各城大臣酌定賞賜伯克頭目段匹眾回人銀兩一面具奏一面賞給以示朕矜恤回奴之意○己卯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 大行太上皇帝 尊諡徽稱曰 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天下萬世稱曰 高宗純皇帝奏入 上曰諸王大臣議上 尊諡徽稱詳慎公允足以昭垂萬世甚愜朕心○諭前因伊江阿由驛遞到奏摺有寄和珅書信業經聞知 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惟諄勸和珅節哀辦事而於朕遭罹大故並無一

字提及負恩昧良因降旨將伊江阿交部嚴議並令明白回奏茲據伊江阿覆奏猶以詔書未到爲辭已屬巧辨並稱望和珅爲國家出力向與和珅從無交涉等語尤不成話見在和珅罪狀已著業經伏法其平日之種種貪黷營私尙得爲國家出力大臣乎如果伊江阿與和珅素無交結則該撫之浮收漕糧見被人參奏不知又將何用耶伊江阿旣經顛倒錯亂於前又復飾詞巧辨於後實非尋常謬誤可比著卽照部議革職來京候旨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陳大文調補速赴新任陳大文未到之前著宜興暫署山東巡撫其倉場侍郎事務著傅森署理至廣東本係督撫同城所有巡撫印務卽著吉慶兼署俟簡放有人再降諭旨○諭教匪滋事以來今已三載尙未蕩平揆厥所由總因和珅壓閣軍報諸事擅專於軍務每多掣肘以致各路軍營不敢以實入奏觀望遷延

日久不能蔽事今和珅業經伏法此後斷無從中牽制之人朕可  
力保帶兵大臣等自當咸知奮勵勉贖前愆但恐勢不相下無所  
統屬各懷自私自利之心易啓爭功諉過之弊勒保初到川省時  
尙能振作近來號令不行惟以專勦冷天祿一股爲詞稽延數月  
迄未擒渠其餘各路軍營更難兼顧此卽事權不一之明證今特  
申明軍紀勒保著授爲經略大臣賜以印信所有各路帶兵大臣  
及總督宜縣景安巡撫倭什布泰承恩高杞等悉受節制明亮額  
勒登保擒獲首逆覃加耀均曾著有勞績俱著實授副都統授爲  
參贊大臣伊二人應否與勒保同在一路抑或別領一軍分布要  
路之處著勒保酌量情形辦理其餘將領俱著勒保酌派具奏同  
知劉清聞其平日官聲尙好著勒保奏明量予升擢以從民望勒  
保接奉此旨不得以專勦冷添祿藉口應將此股賊匪交提鎮大

員督兵剿辦伊卽帶領重兵或於川省或於陝省擇扼要適中之地居中調度統攝各路其有不遵軍令者卽行指名參奏若貽誤重大軍情准其一面舉究一面具奏以重事權勒保身當重任尤應倍加感奮迅勉成功若能殲厥渠魁掃除餘孽必當加之懋賞優獎勳勞儻或仍前怠玩則受任專者受罰亦重軍律具在勒保恐不能當此重戾也永保前在軍營獲咎業經釋放著加恩賞給藍翎侍衛齋送經略印信前往軍營在領隊侍衛上行走至近日臣工等多有條奏軍務者若僅懸揣擬議不過紙上談兵無裨實用著將各摺發交勒保閱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庸一一議奏○諭教匪聚眾滋事皆以官偏民反爲詞昨冬賊首王三槐解到審訊時供詞內亦有此語朕聞之殊爲惻然是以暫停正法我國家百數十年來厚澤深仁周洽寰宇 皇考臨御六十年無時不

廩念民生痼瘼在抱普免天下錢糧漕糧以及蠲緩賑貸不啻億萬萬凡所以惠愛閭閻者至優極渥朕仰承 付託之重夙夜兢兢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宵旰殷懷豈忍令數省蒼生罹於鋒鏑哉百姓幸際昌期安土樂業若非迫於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小民者不盡自肥已橐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屬員者不盡安心貪黷無非交結和珅是層層剝削皆爲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是以將和珅立正典刑以伸國法而快人心見在大憝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蒯除積習民間無所擾累亦可各遂其生教匪起事之初醜類原屬無多到處迫脅良民供其役使及賊勢方張之際突入



村莊任意焚掠不從則立加殘害從之則翼緩須臾愚氓畏死貪生被其裹掠此小民不得已之苦情朕知之詳而聞之熟矣夫教匪起於楚北沿及河南川陝地方往來奔竄肆其荼毒村落爲墟吾民遭其蹂躪者不知凡幾而賊匪每遇官兵又使裹脅之人在前抗拒經官兵殲戮者又不知凡幾或父兄叔姪被其戕害妻妾子女被其擄掠苟有人心能無切齒不過畏賊兇焰莫敢先發此時軍紀整肅鼓行而前著名首惡卽日成擒所可憫者脅從之人皆朕赤子不忍誅耳從來命將出師止有征討不廷斷無用兵誅戮良民之理特此剴切宣諭各路賊隊中之良民如有能縛獻賊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尙可如前年湖南投出之苗匪吳隴登等格外邀恩否則潛行散去或臨陣投降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儻執迷不悟軍行所至玉石俱焚悔將何及著勒保將

此旨徧行曉諭川陝楚豫各地方咸知朕意○以慶桂兼署兵部  
尙書○庚辰諭朕維崇孝爲致治之原微稱重易名之典健順功  
均覆載帝后體備尊親欽惟 孝賢皇后作配 皇考懋著坤儀  
孝儀皇后誕育朕躬親承顧復仁惠久孚於壺掖孝德並洽於  
宮闈茲恭上 皇考太上皇帝尊諡宜並追崇恭上 尊諡以展  
孝思以昭萬世該衙門詳查典禮具奏○以那彥成爲工部尙書  
轉布彥達賚爲戶部左侍郎調豐紳濟倫爲戶部右侍郎轉英善  
爲兵部左侍郎調書敬爲兵部右侍郎以恆傑爲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辛巳諭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及管理各  
營大臣等俱有跟班之親隨原爲辦理公務代該大臣傳事傳語  
而設非同家丁之供應趨使自應於兵丁內各選二人跟班見在  
皆由驍騎校護軍校內挑取作爲親隨殊屬不合伊等職雖微末

俱係職任之員各有應辦事件若令舍其公事跟隨大臣成何體制嗣後都統副都統等著由馬甲內挑取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及管理各營大臣皆由前鋒護軍內挑取每人止准挑選二名作為親隨跟班其挑選驍騎校護軍校之例永行禁止著為令○命嗣後各部院堂官跟班不准用覺羅筆帖式○壬午 上居咸福宮苦次自是一月內每日一月外閒日二月外閒二日百日外閒三日親詣奠獻○癸未以童鳳三為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以陸有仁為廣東巡撫調馬慧裕為陝西布政使陳文緯為山西布政使以岳起為山東布政使前任江西布政使○甲申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筵前行初祭禮○雖工漫口合龍復司馬駒頂帶並以疏濬下游復李奉翰康基田翎頂仍均下部議敘○以達椿為內閣學士○乙酉諭和珅原係正紅旗滿洲人後擅入正黃旗滿洲

今伊身既犯重罪將此一支仍改回本旗本佐領○丙戌諭宜縣  
自帶兵勦賊以來並不能親臨行陣堵勦竄匪且年老多病恐其  
貽誤軍務宜縣著卽解任來京候旨所有陝甘總督卽務著恆瑞  
署理秦承恩聞亦多病精神不能振作想伊才具本短又因伊母  
故後心緒昏瞶陝西軍務緊要秦承恩不必署理著卽回籍守制  
永保著賞給頭等侍衛署理巡撫事務俟齋經略卽信到川面交  
勒保後著卽馳回陝西接卽任事○諭軍機大臣等朕向聞宜縣  
自帶兵勦賊以來賊至則不敢向前賊去則移營前往因將軍機  
處鈔存伊節次奏摺底詳加覈對皆於無賊所駐紮畏葸無能巧  
於退避實與朕所聞相符卽如本日奏到之摺旣稱張漢潮竄入  
五郎境內伊以堵勦平利賊匪不能兼顧爲詞其實平利一股賊  
匪又不見其親往勦辦僅委鎮將等帶兵堵禦俟賊匪竄回川境

後宜縣始由紫陽趕赴長嶺此卽避賊之明證宜縣著卽解任來京所帶將弁兵丁等卽交與恆瑞王文雄管領伊二人一係將軍一係提督陝西卽其所轄當以堵剿陝境竄匪爲專責僅有逸賊奔回川省者自有勒保額勒登保惠齡等在彼殲殺伊二人不必赴川轉使賊匪聞知領兵大員皆在川境又復折回陝境滋擾也若嗣後有川匪闖入陝境往來自如者則惟伊二人是問總之邪匪必不可赦良民必不可誅剿撫兼施方爲正辦恆瑞王文雄惟應恪遵指示認真堵剿上報 皇考委任之恩下救黎民倒懸之苦此我君臣所當共勉者也○丁亥諭從前已故御史曹錫寶曾經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一事彼時和珅正當聲勢薰灼之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

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自宜加之優獎以旌直言曹錫寶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該部照例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原任內閣學士尹壯圖曾以各直省倉庫多有虧缺藉詞彌補層層剝削以致民生受困之處具摺陳奏其事雖查無實據而所奏實非無因似此敢言之臣亟宜錄用尹壯圖前以禮部主事請假回籍著富綱傳知尹壯圖令其卽行來京候旨擢用並著准其馳驛○戊子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禮○是月浙江巡撫王德奏甘雨普霑糧價平減得旨此等奏報不可粉飾朕總要實知小民疾苦以爲教養汝等大吏敬誌毋忘又奏閩浙兩省遇盜合捕不分畛域濱海陸路毋庸添設重兵商船出洋不宜禁止得旨覽奏俱悉在汝等平素留心訓練整飭營伍以衛民生朕於甲

辰年隨 駕南巡至杭營伍騎射皆所目觀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當時以爲笑談此數年來果能精練乎至於洋盜尤宜嚴緝總當力禁海口出洋販船內如米豆鐵器等項洋盜無所接濟自然渙散矣勉爲良臣以副委任○經略大臣勒保奏請節哀得旨太上皇父武功十全開疆拓土從未似此次用兵遷延逗留至三年之久未能成功當 龍馭上賓時執朕之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爾等皆滿洲世家上忘祖父舊勲不思盡忠報國惟知苟延歲月軍中宴樂總不盡心朕若不繼承 先志則大不孝矣使朕有不孝之名汝等能當罪乎涕泣諭此○四川布政使林僑奏報得雪民情安貼得旨川省連年兵火民不堪命哀哉赤子待哺嗷嗷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數字切實奏報耳若仍不以實告惟務粉飾取悅則閭閻疾苦從何而知嗣後不許說假話以實告慎誌

勿忘

三月己丑朔 上始御西廠幄次引見官員○以松筠爲陝甘總

督山戶部  
尙書遷○庚寅以布彥達賚爲戶部尙書轉豐紳濟倫爲戶部

左侍郎調台費蔭爲戶部右侍郎英善爲吏部右侍郎轉書敬爲

兵部左侍郎以阿迪斯爲兵部右侍郎由鑒儀  
使遷○以荆道乾爲江

蘇布政使由山東按  
察使遷○辛卯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

筵前行周月祭禮○諭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來所過地方劫

掠良民焚燒村落迫脅萬狀展轉煽惑良民不得已而從賊日以

寢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室廬焚蕩田畝拋荒欲返

則無所歸卽歸亦無所食其勢不得不託賊巢爲棲身之所藉盜

糧爲餬口之資此非徒作招撫之空談所能收解散之實效者也

國家哀憐赤子累歲流離敷脅從罔治之仁播威與維新之治前



經降旨勦撫兼施大約謂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第思旣歸之後目前則何以食之將來則何以居之務使此番安集卽成永遠規模設非慮及他時恐倍難於今日凡從各股賊匪中受撫來歸者應如何綏輯安插之處令勒保就近傳喚同知劉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俾其悉心妥議具奏劉清旣素諧民望必能深識民情他鄉流落者如何資送還農失所無依者如何編丁占籍朕幾餘檢閱明史成化中項忠原傑先後辦理荆襄流民一案具有章程或可採取其法施之當今或因事異時移不宜泥古可一一詳細奏聞至陝省撫輯情形馬慧裕新授藩司正伊職分中事亦著詳議具奏

○以王汝璧爲山東按察使

由直隸大名府選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朕

憶乾隆四十九年扈從 皇考南巡於杭州聖因寺行宮同軍機

大臣 召見面奉 諭旨將來億萬年後浙省臣民等自必仰遵

聖祖成規於杭州省城及聖因寺安奉神牌但止須在殿內東  
室安設不得於行宮內別致尊崇方協永侍 皇祖之心等因欽

此仰見 皇考孝思純篤永切瞻依並遂該省臣民感戀瞻就悃

忱所奉 諭旨曾交督撫等密行存記入於交代著傳諭玉德恭

查存記 諭旨謹遵辦理選擇潔淨地方恭造 龍牌並著將何

日恭造何日造竣之處先行具奏屆期發香代朕虔祀敬謹安奉

○癸巳諭自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原未嘗有總理之名致啓專

權之漸見在所以令成親王永理總理戶部者因川省軍務將次

告竣軍需銷算事務殷繁自應仍行綜理俟軍務奏銷事竣卽不

必總理戶部事務至儀親王永璇見係宗人府宗令領侍衛內大

臣正紅旗滿洲都統並管理武英殿御書處樂部及 雍和宮中  
正殿各處事務職任較多恐難兼顧著不必總理吏部事務書麟  
未到京以前所有吏部尙書事務著慶桂暫行兼署那彥成著兼  
署兵部尙書俟富銳病痊任事後那彥成卽不必兼署至鐵保昨  
因吏部司員於該部具奏事件未經回明鐵保卽將司員面斥未  
免賦性過急且其事尙無他弊卽具摺參奏亦屬過當鐵保著降  
補內閣學士其原兼副都統及原管各該處事務仍著照舊兼管  
○調成林爲吏部左侍郎以縕布爲工部左侍郎由內務府大臣遷○以  
王錕爲浙江按察使由甘肅軍秦階道遷○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教匪不過  
烏合之眾乃自勦辦以來時日則已閱三年經費則數逾七千萬  
總緣伊等各路軍營全不認真勦辦惟知苟延歲月軍中宴樂卽  
如勒保另摺所奏軍營大槩情形於兵餉一節卽稱力加撙節於

保奏一節卽稱用人之際應隨時錄用此不過指和珅從前於軍需銷算刻覈過甚而於保列人員又復裁抑過多是以隱躍其詞今和珅業經伏法各路陳奏事件無不直達朕前勒保更復何所瞻顧至國家經費惟期實用實銷如果軍營情形實有難照常例報銷之處原不惜多費帑金無如各路軍營以正項錢糧供娛樂之費試令清夜捫心天良何在其打仗情形一摺鋪敘各路賊匪奔突緣由亦無頭緒且所稱賊首於從前指出姓名之外又復添出數股並有已稱殲斃而復列入者此時勒保已授爲經略事權旣重呼應必靈惟當通盤籌畫於各股賊匪中擇其尤要者先行剿辦其餘堵剿戰守全在伊悉心調度務協機宜功成必膺懋賞儻再涉遷延則軍紀具在朕必執法從事勒保甯不自爲身家性命計乎○弛私售葉爾羌和闐等處玉禁○蔣賜棨緣事降調調

范建中爲戶部左侍郎轉張若淳爲工部左侍郎以童鳳三爲工

部右侍郎

由內閣  
學士遷

○丁酉命恭纂 大行太上皇帝實錄○四川

教匪逆首王三槐羅其清羅其書伏法○己亥加保甯董誥慶桂

胡季堂太子太保劉塘書麟朱珪松筠太子少保○庚子諭給事

中廣興奏道府州縣等官管理地方職任綦重捐納人員初登仕

版一旦濫膺重寄難免貽誤請將此次由俊秀附生報捐道府知

州知縣四項人員俱停其銓選實缺仍准加捐分發掣籤各省交

與該督撫留心試看如果材堪造就者扣滿三年酌量題補等語

係爲慎重地方激清吏治起見其意固屬甚善但此事若於初開

捐例之時卽行條奏原可採取施行今此四項人員俱早經報捐

上兌而該給事中始爲此言未免稍遲矣夫納貲仕進其中固有

可用之材然吏道雜而多端原屬出於不得已之舉今已准其援

例報捐所捐之項俱已交納而又停其銓選則是示人以不信且

停選後復令加捐分發於政體亦殊有關鍵該給事中此奏難以

准行至所奏報捐人員由部掣籤時請欽派科道數員赴部會同

監掣一節於防弊之道自爲有益著照所請辦理○辛丑諭軍機

大臣等明亮等所奏打仗情形伊等直前鏖戰奮不顧身殊可嘉

尙嗣後總當似此奮勇勦辦至秦承恩勦辦賊匪以來從未身親

督率上年賊匪逼近西安時焚掠村莊百姓受害者不下十餘萬

秦承恩以防守省會爲名並不出城殺賊且平日居官聲名亦屬

平常若僅令回籍守制無以示懲恆瑞署陝甘總督卽著恆瑞將

秦承恩革職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以蔣日翰爲左

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李奉翰卒以費淳爲兩江總督宜興爲江蘇

巡撫倉場侍郎署山東巡撫○以岳起署山東巡撫由布政使署○實授傅森倉

場侍郎以瑚圖禮爲刑部左侍郎張師誠爲河南按察使

由山西雁平道

選

○王寅諭軍機大臣等此次賊匪擾及甘境經廣厚及吉蘭泰

等前後帶兵前往堵剿各處文武亦皆先事豫防賊匪知該處有

備仍復折回陝境不致甘省民人又遭劫掠此皆 皇考在天之

靈默加護佑覽奏益深敬慰至所奏布置情形亦俱妥協此時賊

匪已回竄陝境後路尤關緊要所辦甚是卽指內所奏殺賊僅數

十名而陣亡兵勇爲數轉多卽此可見其開報得實並無諱匿傷

亡虛報功級之處如此方合入告之體勝於宜縣多矣其打仗奮

勇之都司及武舉等著查明咨部獎敘陣亡兵勇著造冊咨部照

例議卹至此股賊匪昨據明亮等奏已痛加剿殺計日內卽可殲

除廣厚此時總宜與吉蘭泰分擇要隘之處嚴密防堵第一以鎮

靜爲要慎勿越境邀功稍涉張皇致百姓先自驚擾也○甲辰諭

軍機大臣等福甯奏籌辦糧餉一摺殊多浮泛之詞此次辦理軍務爲期已久而軍需經費數逾七千餘萬之多尤屬向來罕有總緣伊等倚恃和珅爲之護庇遂致恣意妄爲毫無顧忌帶兵各大員皆踵福康安和琳習氣在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爲娛樂以國家經費之需供伊等嬉戲之用此等積弊朕聞之熟矣見在各路奏報無不直達朕前軍機大臣除承旨書諭外多不與聞一切賞罰皆斷自朕衷臣工遇有微勞非軍機大臣所能保奏錄用儻獲有罪愆軍機大臣亦不敢爲之挽回匡救伊等若不痛改前非則是自甘重戾矣至軍營支費原應實用實銷卽或例外供支通融辦理亦必有實在情形可以覆覈若如見在軍營各路兵勇日費雖多而遲延不發多令枵腹將事至領兵大員則任意支用承辦者不敢過問無怪其浮濫更甚也勒保係經略大臣綜理儲備而福



爾係專辦糧餉之人若再不知撙節仍前通同欺隱伊等獨不自爲身家慮乎至訥音前已有旨飭查今摺內敘其在開縣駐守非逗留而何其各處留養傷病滿漢官兵卽應通飭查明各令歸旗回伍以示體恤而節浮費○大學士王杰等遵 旨謹擬恭上

孝賢皇后尊諡曰 孝賢崇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恭上

孝儀皇后尊諡曰 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得旨是依議○免熱河承德府屬州縣並畿內經過及赴 陵寢修

墊道路各州縣額賦○乙巳諭嘉慶元年十二月內先經欽奉

皇考高宗純皇帝敕旨雍正年間於養心殿東佛堂佛龕之右供

奉 聖祖仁皇帝 孝恭仁皇后神位是以朕遵照成法亦於右

次添供 皇考世宗憲皇帝 孝聖憲皇后神牌於一龕萬萬年

之後嗣皇帝自當照此一例供奉因思養心殿西佛堂見供之佛

將來朕移居甯壽宮之養性殿時應移於養性殿之西配殿見在  
養性殿之西配殿照東佛堂一律造龕將來萬萬年後中間佛龕  
之左右依次安設神牌俟傳至朕元孫萬年後再將東佛堂 聖  
祖神位移於 壽皇殿等因欽此嗣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朕又面奉 敕旨將來萬萬年後應敬將 聖祖仁皇帝 孝恭  
仁皇后神牌移供 壽皇殿再敬將 世宗憲皇帝 孝聖憲皇  
后神牌移供於西龕之東嗣皇帝敬奉考妣神牌供奉於西龕之  
西欽此朕祇聆 面訓謹誌弗忘今欽遵嘉慶二年續奉 敕旨  
應敬將 聖祖仁皇帝 孝恭仁皇后神牌移奉於 壽皇殿  
世宗憲皇帝 孝聖憲皇后神牌移奉於西龕之東卽著祇造  
皇考高宗純皇帝 皇妣孝儀純皇后神牌涓吉供奉於西龕之  
西用昭妥侑所有一切派員移奉各事宜著該衙門敬謹豫備其

圓明園 安佑宮亦敬謹照此恭移安奉○諭宗室向有會試之例後經停止敬惟 皇考聖意原因宗室當嫻習騎射以存滿洲舊俗恐其專攻文藝沾染漢人習氣轉致弓馬生疏然自停止考試以後騎射亦未能精熟天潢支派繁衍自當仍准應試廣其登進之路兼可使讀書變化氣質不至無所執業別生事端且應試之前例應閱射馬步箭方准入場於騎射原不至偏廢舊制宗室俱不由鄉舉徑赴會試未免過優嗣後宗室應考者自辛酉科爲始與生監一體鄉試應定中額著禮部奏議奏聞候朕酌定再向來宗室人員止在宗人府供職升轉科道其途亦屬稍隘嗣後各部司員准以宗室補用其如何酌定額缺之處著吏部會同宗人府議奏○諭軍機大臣等奉節一路與楚省接壤高杞見駐歸州巴東一帶務以封域爲重督率兵勇嚴密堵禦景安向來畏葸無

能惟知在無賊處聞在此時夔州賊匪有東竄之勢景安當擇緊要邊界親身防堵勉贖前愆儻有懈弛惟景安高杞是問再惠諭已知伊母身故之信不必再留軍營著卽回京守制此一路官兵卽著德楞泰統領並著勒保於將領內酌派一員幫同德楞泰辦理○戊申梁肯堂以年老命來京以蔣兆奎爲漕運總督前任山西巡撫○壬子諭見在會試屆期士子文藝詩策內於朕名自應敬避如遇上一字著將頁字偏旁缺寫一撇一點書作顚字下一字將右旁第二火字改寫又字書作琰字其單用禹字頁字炎字俱毋庸缺筆至乾隆六十年以前所刊書籍凡遇朕名字樣不必更改自嘉慶元年以後所刊書籍著照此缺筆改寫○以錢樾爲內閣學士由詹事遷○甲寅諭昨有人條奏貴州學政取進童生例繳紅案銀三兩八兩不等後則愈加愈多康保書役藉端需索遂至四五十

兩等語因令軍機大臣傳詢差滿貴州學政談祖綬據稱各省學政俱有棚規一切書役飯食及硃價棚廠等費皆取給於此惟貴州並無棚規向於童生取進後令出紅案銀兩每名自一二兩至五六兩作爲出考費用談祖綬按試各府時亦相沿辦理但止令量力繳進從無多至四五十兩之事此等棚規紅案銀兩原係相沿陋規貴州學政養廉本少距京較遠學政挈其家屬延請幕友前赴任所需費自不免稍多而該省並無棚規出考一切費用令新進生童量爲致送其事亦尙在情理之中卽將各省學政棚規紅案銀兩槩行裁革則學政辦公竭蹶豈轉令其取錄不公營私納賄耶况各省地方官所得各項陋規不一而足尙難一一禁止乃獨於讀書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過事掇求刻覈亦殊屬無謂惟此項紅案銀兩止應令新進童生量力交送總不得過五六兩

之數其實在無力者卽當量爲減免不得強令交納在學政旣可從容辦公而新進寒微亦可共邀體恤儻該學政等於規外復加多索甚或於校士時有飢法婪贓之事則必重治其罪不稍寬貸也○乙卯諭前因和珅悖妄不法贖貨營私情罪重大革職拏問時卽派定親王縣恩等鈔沒家產節據查出正珠手串二百餘挂其餘珍寶金玉不可勝計已屢降諭旨將和珅種種罪狀明白宣示茲又據縣恩等查出正珠朝珠一挂呈覽朕視之殊爲駭異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若云貢獻所需則緣辦何以皆用香色其非豫備呈進明甚因詢據縣恩奏稱會訊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閒不敢帶用往往於鐙下無人時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卽家人亦不得聞悉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卽

不照叛逆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令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至伊子豐紳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舉發卽當照大逆緣坐律辦理今經縣恩等再四訊究實不知情著加恩免其追問但不應仍叨世襲伯爵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停其世襲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縣恩瀋頰糧布估山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真均著交部議敘○以鐵保爲盛京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丁巳諭據御史沈琨條奏停止會試覆試試卷免填添註塗改字據一摺已交大學士會同禮部議奏矣因思庶吉士散館翰林大考京官考差各試卷向俱另紙起草近年始有添寫草槩之例夫試卷之有草槩原以覈對筆蹟杜代倩改竄之弊若已登仕版之人在內廷考校非鄉會試及小試可比且試卷並不易書卽將原卷呈覽草槩進呈亦於體制未協嗣後翰林京官

各試卷均毋庸添寫草槩又鄉會試頭場文字承題小講限用夫  
蓋甚矣及今天且夫嘗思等字亦皆起自近年其實此等虛字卽  
不限用亦屬無關弊竇真正關節原不在此此例並著停止○諭  
原任大學士朱軾孫嘉淦居官清正其子孫見無出仕之人著傳  
諭伯麟張誠基查明朱軾孫嘉淦子孫擇其尙明白者送部帶領  
引見○諭胡季堂奏查明鈔案糧食請賞借文安大城二縣被水  
村民一摺文安大城二縣年前被水淹浸見在低窪處所積水未  
消自應量爲接濟著照所請將查鈔和珅家人呼什圖米麥穀豆  
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零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以二成撥給大  
城縣賞給被水村民作爲口糧其已涸之地無力購種者卽於此  
內借給籽種均俟豐收年分再行免息交倉俾東作之際早資耕  
種民力得就寬舒○撥部庫銀二百五十萬兩備四川軍需



三月己未朔命慶桂爲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庚申以成德

爲刑部尙書傅森爲左都御史達慶爲倉場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沈

初卒以范建中爲戶部尙書調阮元爲戶部左侍郎轉曹城爲禮

部左侍郎以羅國俊爲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辛酉諭朕勤求治

理宵旰兢兢惟以時和年豐爲上瑞從不敢鋪陳符應粉飾太平

蓋以人君侈語嘉祥易啓滿盈之漸不諱災異始知修省之方古

所稱麟鳳來遊或亦出於附會未可盡信而上蒼垂戒象緯昭然

實爲天人感應之機不可不時深敬懼卽如去冬十月二十八九

日夜閒眾星交流如織人所共覩朕非不知而欽天監並未奏聞

在監臣之意因 皇考高年 聖躬不豫未敢遽行入告固屬臣

下愛敬之心然 天象示儆朕躬當修德以弭災眚豈可隱而不

言向來靈臺占驗惟事吉祥如每歲分至占風不論是日風自何

方竟豫擇應候協方者取爲佳兆相沿已久固屬可笑至於此等  
星象有異亦復意存諱匿不以實聞則司天者甯非棄厥司乎嗣  
後欽天監占星觀象惟當據實直陳用副朕寅畏昊天以實不  
以文之憲○以廣興爲左副都御史由給事中遷○河東河道總督司  
馬駒卒予祭○以吳璥署河東河道總督顏檢爲河南布政使由西按察使遷○壬戌以邵洪爲江西按察使由湖南岳常道遷○癸亥諭前因  
學政得有棚規紅案銀兩相沿已久業經降旨明白曉諭並令學  
政等不得於規外多索矣今又有人條陳恐有創立新條致滋科  
斂一節既有此奏著再通諭各省學政務須潔清自矢秉公校閱  
不得藉有應得分例任意加增儻有賄賣生童及飢法婪贓之事  
必當從重治罪不稍寬貸也○諭原任大學士嵇璜在上書房行  
走有年居官清正非他人可比其歷任所欠官項不必較其多寡

之數酌免今將伊總河任內未完銀一千二百餘兩俱著加恩全  
行寬免○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參奏布政使鄭源璫需索屬員多  
金方准到任各員藉書役爲之幹辦遂縱令嚇詐浮收苦累百姓  
所言俱鑿然有據鄭源璫官聲平常朕所素知今既有人參劾著  
卽革職拏問交與姜晟審訊其任所貨財卽行嚴密查鈔毋任隱  
寄姜晟平日居官猶能自守其未經參劾鄭源璫亦以其交結和  
珅不敢舉發尙非與之通同舞弊是以卽交姜晟審辦該撫務須  
秉公據實徹底根究若稍有回護卽行提案並姜晟來京嚴審無  
難得實是姜晟不但不能徇庇鄭源璫且自蹈欺飾之罪矣所有  
湖南布政使印務著清安泰署理候朕簡放其按察使印務著姜  
晟於道員內揀選一員令其暫署○以書麟協辦大學士署閩浙  
總督魁倫署吏部尙書

由閩浙  
總督署

○以孫玉庭爲湖南布政使

由廣  
西按

察使

○甲子以楊長桂爲廣西按察使

由左江道遷

○乙丑諭據前任

閩浙總督魁倫因在福州將軍任內應賠短少關稅盈餘銀兩請將住屋呈繳入官餘在應得養廉內分半坐扣等語具奏從來人言多以外任爲可羨得資豐衣足食以京官爲清苦不免生計艱難殊不知外任官員如果潔清自矢亦豈能積有餘貲而身任京員者儻營私飢法任意貪婪如和珅福長安何曾一日外任而封殖自肥家貲累致數十百萬勝似外任百倍可見居官苦樂不在京外之分而在貪廉之別也卽以魁倫而論由福州將軍兼管關務嗣又擢用閩浙總督歷年所得廉俸甯不視京職較爲豐厚乃於應賠關稅盈餘竟至無可措繳自由魁倫平日居官尙能清正且伊前在將軍任內曾將伍拉納浦霖貪贖各款據實効辦彼時被劾多人皆伊讐怨之家魁倫若非平日尙無劣蹟焉敢輕於舉

功而實授總督後自知積怨不少更不敢稍有妄爲儼不自知檢  
束豈能不慮爲人舉發且近日封奏亦並無効及魁倫者是其素  
能自守家無餘財自屬實情又近年以來洋面不靖商賈往往裹  
足不前海船到關者較少盈餘短絀亦尙有因著將應賠銀十八  
萬六千兩零加恩寬免九萬六千兩零餘著照所請於應得養廉  
內分半坐扣其請將住屋入官止留小房一所計十二間爲侍奉  
伊母居住之處其情殊屬可憫且魁倫見署吏部尙書今使僅住  
小屋數間於體制亦爲未協著將所呈出房契賞還以示體恤○  
丙寅加上 世宗憲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  
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 孝敬憲皇后 孝聖憲皇后尊諡○尊  
大行太上皇帝陵曰 裕陵○諭向來內廷阿哥等俱戴紅絨結  
頂帽其戴雨纓帽時若無頂帶竟與平人無別今思內廷阿哥等

所戴朝帽既係安寶石頂嗣後二阿哥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理  
慶郡王永璘戴雨縷帽時卽著安寶石頂若戴緯帽時仍著照舊  
戴紅絨結頂○戊辰諭本年 皇考大事外省督撫藩臬聞信後  
各具奏摺有具素摺陳敘哀惻勸慰朕躬者有專遞請安之素摺  
者亦有於請安摺內添寫叩慰睿懷字樣者雖款式有得體失體  
之不同皆不過以安慰爲詞而於吏治官方民生休戚總未見伊  
等奏及督撫身任封疆重寄藩臬有奏事之責於吏治民瘼均當  
留心查察隨時據實入告豈容視同膜外罔不上聞從前雍正年  
閒道府同知等員俱准封章奏事因思各省道員職司巡察卽與  
在京科道有言責者相等况科道之條陳糾劾尙多得自風聞何  
如監司大員身任地方目擊本省政務民情者較爲眞知灼見耶  
嗣後除知府以下等官仍不准奏事外其各省道員均著照藩臬

兩司之例准其密摺封奏以副兼聽並觀集思廣益至意○諭軍機大臣等費倡奏素未諳習河務懇請免其兼管一摺所奏尙係實情兩江總督統轄三省事務殷繁若復兼河務遇三汛時必須在工防守則於巡查水陸營伍辦理刑名案牘以及漕鹽諸務勢必難以兼顧多致廢弛況大吏往來頻數不無供應煩擾之弊而督臣與河臣同在一處往往意見齟齬轉多掣肘總河係河務專員一切堤防蓄洩事宜自應責成康基田一手經理但遇有應辦工程鳩夫集料籌款撥餉等事必須費道董率辦理方期呼應較靈若因督臣不兼河務遂致一切夫料不能應手齊備則督臣不得辭推諉之咎著傳諭費道康基田卽將河務工程應行分辦事宜何項應歸總河管理何項應由總督會同查辦可以永遠奉行之處詳悉妥議開單具奏再降諭旨○己巳轉瑚圖禮爲刑部左

侍郎調祿康爲刑部右侍郎以瑚圖靈阿爲盛京戶部侍郎

御史

由左副都

遷○以錢際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庚午諭景安前在河

南巡撫任內駐紮南陽一帶堵禦湖北教匪毫無布置一任闖入豫境又不敢迎頭截勦惟知遠避賊鋒尾隨探信粉飾奏報以圖塞責縱令賊匪由南陽一帶直出武關竄赴陝境其畏葸退縮於帶兵諸臣中爲尤甚以致有迎送伯之號朕所深知近聞其辦理撫恤一事將從前歸併之案復分次辦理而又不查明戶口按名散給每縣止發銀一千餘兩但儘此數不准多開所辦尤爲乖謬地方大吏安集招徠自應查明各處戶口實數分別辦理若一槩定以成數則流離較多之處必致口食無資而未被賊擾之區亦得濫支官項無怪乎小民失所官吏冒銷也景安係和坤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於奏報之便附寄信件稟承指使以爲有所倚恃



既不能實力辦賊又不能加意撫民此時湖北地方甚關緊要未  
便再任貽誤景安著來京候旨湖廣總督員缺著倭什布補授其  
河南巡撫員缺著吳熊光補授前因安撫難民解散賊黨一事曾  
經降旨令經略勒保悉心妥議茲據奏到籌辦情形立法頗爲詳  
盡並據摺內聲明通行湖北陝西河南等省一體遵辦陝甘總督  
松筠到任後尙能認真復有藩司馬慧裕幫同辦理自臻妥善至  
湖北歸州巴東鄖陽一帶係屢被賊擾之區見復嚴防川省各股  
賊匪河南一省雖經甯謐而在陝奔竄之賊實有窺伺豫境之意  
倭什布吳熊光俱著速赴新任查照勒保此次所定章程督率屬  
員實心經理安集難民妥商良法以副委任所有直隸布政使員  
缺著顏檢調補恩明著調補河南布政使孫玉庭著調補安徽布  
政使其湖南布政使員缺著通恩補授○辛未昨已降旨令景安

來京候旨景安在督撫任內畏蕙無能本應治罪但念伊平日操守尙屬謹飭見在川省軍需轉輸事宜甚關緊要著景安於倭什布到楚接印後以伯爵前赴川省更換明興接辦軍需事務此係朕格外施恩予以自新之路景安務須倍加感奮會同福甯認真妥協經理以期源源接濟毋誤要需痛改積習明興著卽同赴軍營聽候經略勒保派令帶兵打仗○以述德爲江蘇按察使由山東登萊青道選○壬申諭朕思滿洲舊規凡挑選差使及酌定兵丁應升次序俱揀選素有勞績及年久技優者咨送乃近年來竟不論其次序品級甚或徇情面行賄賂者皆有之朕臨御以前卽有在朕前懇求者朕惟擲其名帖置之不問此朕素所深知殊堪痛恨著將此通諭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健銳營內外火器營總管內務府大臣包衣護軍統領等嗣後凡挑選差使及酌定應升次

序務須各遵舊規秉公辦理儻有投遞名帖求情挑取者該管大臣等卽指名參奏若不知悛改仍有徇情納賄挑取者一經查出必一併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甲戌諭向來宗室王公及一品文武大臣所用太監並未定有額數以致投充私宅太監人數過多宮內服役者轉不敷應用不得不向各王公大臣家取進而各王公家中有太監少者亦有見用重價尋覓者皆朕所深知自應分別定以成數用符體制嗣後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太監二十名貝子准用太監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太監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太監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太監十名民公准用太監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太監經此次定額之後如有不願多役太監者聽其自便亦不必拘於成額

儻有仍前任意濫用致踰定額者卽以違制論總之外宅各處太監之數有絀無贏而宮內所需太監此後亦不復再向外宅挑取將此通行傳知一體遵照並著見在王公大臣宅內太監名數有浮於新定之額者卽交到內務府衙門送進宮內當差嗣後宗室王公等名下太監著年終報明宗人府查覈一品文武大臣等名下太監著年終報明都察院查覈俱各彙奏一次著爲例○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明亮察探賊情知張逆欲走豫省卽繞出賊前追殺四十餘里將該匪截回此係明亮等之功至陳三掌櫃一股據稱曾於正月間勦散原止二三百人今經兩月又有千餘人此皆該處地方官不肯認真出力致令賊匪往來奔竄裹脅日多明亮等仍查明嚴參誅一儆百則前堵後勦庶可剋日成功○轉初彭齡爲兵部左侍郎調曹城爲兵部右侍郎轉羅國俊爲禮部

左侍郎以錢樾爲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丙子諭向來各關徵稅

於正額之外將盈餘一項比較上三屆徵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卽著經徵之員賠補以致司權各員藉端科斂而賠繳之項仍未能如數完交徒屬有名無實因思各關情形不同所有盈餘數目自應酌中定制以歸覈實而示體恤已於戶部所奏各關盈餘銀數清單經朕查照往年加多之數分別覈減自此次定額之後儻各關每年盈餘於新定之數再有短少卽行著落賠補如於定數或有多餘亦卽儘收儘解其三年比較之例著永行停止至工部船料竹木等稅除渝關盈餘向無定額及由關等關並無盈餘外其餘亦經分別減定嗣後卽一律辦理毋庸再行比較○諭據勒保奏官兵剿捕蕭占國張長更兩股賊眾全數殲獲淨盡一摺此皆仰賴上蒼默佑皇考威靈覽奏曷勝欣慰此二股賊匪從

前在白巖山與林亮功合夥林亮功槍斃後卽各自爲首到處焚掠滋擾此次該逆匪等由閩中折回經額勒登保等復督率弁兵乘夜搶上山梁痛加剿戮賊匪斬獲殆盡賊首蕭占國張長更均經殲斃此次打仗得勝情形實爲認真剿辦卽如所奏殺賊實有六千餘名並聲明臨陣投首訊明釋放外其被脅之人因其從逆抗拒臨時無從分別並非濫及無辜可見所奏實非從前之虛報首功粉飾具奏者可比額勒登保病勢初愈卽奮勇帶兵轉戰直前實屬可嘉之至前次惠齡德楞泰止擒獲冉文偉一犯而川北地方尙有竄出餘孽未能剿淨曾經加恩賞給頭等輕車都尉世職今額勒登保剿除兩股賊匪殲盡無遺厥功尤偉額勒登保著加恩賞給二等男爵世職至勒保係經略大臣此次剿賊著效雖未親在行間亦由共調度得宜而於投出被脅良民酌給銀米遞

籍安插所辦尤爲妥協著加恩交部從優議敘打仗受傷之總兵  
銜穆克登布著交部從優議敘隨同帶兵出力之總兵朱射斗楊  
遇春參將劉瑞遊擊喜明防禦全保前鋒安楚拉藍翎領催彥丕  
勒委官訥音登額倭楞泰著交部議敘陣亡之副將孫大猷守備  
陳凡丁洪俱著交部議卹此時各路大小領兵諸臣經力加整頓  
之後看來皆有起色勒保旣膺軍務重任惟當倍加感奮卽如伊  
弟永保從前在鍾祥縱賊罪無可辭經朕破格錄用復令署理陝  
西巡撫所以施恩於伊兄弟者原不過爲國家公事勒保等若能  
迅勉成功則軍營從前諸弊不但一槩從寬仍可加之懋賞儻伊  
等無福承受則國憲具在致朕不得不爲已甚亦由伊等自取朕  
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戊寅定侍衛軍政考試○增設貴州松  
桃直隸廳學○壬午諭四阿哥履端郡王永城向在上書房友于

肫篤且學問才藝俱優設非天逝 皇考早已加封親王矣茲著  
追贈親王七阿哥悼敏皇子永琮係 孝賢純皇后所生著追贈  
哲親王十二阿哥永璿著追贈貝勒一切應行典禮交該部察例  
具奏○癸未諭據勒保奏官兵勦捕冷添祿一股賊匪首夥全行  
掃蕩一摺仰賴 上蒼默佑 皇考威靈將此股賊匪首夥全行  
掃蕩覽奏曷勝欽感冷添祿一股賊匪上年自祖師觀竄出後又  
復到處奔匿日久稽誅今勒保因額勒登保勦滅蕭占國等股賊  
匪完竣後卽知會額勒登保帶領勝兵乘勢勦捕得以迅就蕩平  
勒保調度得宜能得人心以致將弁等皆知感恩報效實不負經  
略大臣之任深堪嘉獎至額勒登保前於病勢初愈後卽將蕭占  
國張長更兩股賊匪全行辦竣茲於途次一聞冷添祿在岳池地  
方遊奕之信卽由聞道督兵連日冒雨遄行趕抵賊巢出其不意



痛加勦殺冷添祿中箭身斃額勒登保又復乘勝將餘匪撲滅淨盡旬日之內殲除三股賊匪實爲奮勇可嘉不愧認真出力之大將前已加恩賞給二等男爵世職著再晉加一等男爵其從前恩賞銀一萬兩未經完繳者免其著追其隨額勒登保打仗之吉林索倫滿洲綠營兵丁著勒保查明普賞一月錢糧以示鼓勵勒保另摺所奏之軍營出力各員如護軍參領格布舍係薩克丹布之子烏槍最爲精熟朕所深知今經勒保於單內首先列入足見其所保公當已另降諭旨俱照所請加恩矣從前各路帶兵大員止圖擒孽首逆仍任餘匪竄逸以致一股甫平復起另股迄無竣事之期今於旬日之內連辦三股賊匪不留餘孽從此掃淨一股卽肅清一處可望成功朕佇盼捷音踵至也○免河南教匪滋擾之鄧州等二十州縣新舊額賦○乙酉諭 淑嘉皇貴妃一族著擢

入正黃旗滿洲旗分 慶恭皇貴妃之姪陸松齡著賞給騎都尉  
○諭軍機大臣等廣厚奏痛剿賊匪分路追剿情形所辦甚好近  
日川省肅占國冷添祿等股竄匪業經先後剿淨朕所慮者正在  
甘省今據廣厚奏賊匪張映祥等或分或合經官兵追剿殲賊一  
千餘人生擒一百八十六人並將賊目張世龍擊斃剿散賊匪由  
山後奔竄覽奏深爲欣慰此皆係廣厚吉蘭泰二人之功廣厚著  
加恩賞戴花翎吉蘭泰著加恩賞給伊齊阿巴圖魯名號並賞戴  
花翎以示嘉獎此股賊匪勢已窮蹙廣厚吉蘭泰乘勝進擊速行  
剿淨後卽前赴富成一路夾擊一經剿竣甘境卽可肅清至賊匪  
見在奔竄地方係在鞏昌一帶相距陝境不遠並著恆瑞察看情  
形派撥弁兵豫行堵截毋任甘省竄匪乘閒闖入陝境爲要  
夏四月己丑朔諭欽天監奏四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一

摺前因上年十月二十八九夜閒眾星交流如織實爲天象示儆  
欽天監並未奏聞會降旨飭諭嗣後占星觀象遇有災異不可諱  
言偶見嘉祥毋庸粉飾惟當據實直陳原以上蒼垂象無非儆惕  
朕躬可以隨時修省也昨欽天監於初聞雷時循例具奏今復以  
合璧聯珠侈陳祥洽則未免誤會前旨大失寅畏欽崇之意夫日  
月合璧五星聯珠皆爲前代史冊所載朕亦屢知算法其躔度運  
行無難推算而得非若景星卿雲麟鳳來遊之可以虛詞附會也  
然亦會逢其適會何瑞之足言况見在川陝一帶教匪未盡殄平  
逾越三年蔓延數省凡我赤子遭荼毒流離者至今未登衽席朕  
方惻惻戒愼之不遑尙敢侈言符應乎如能逆匪卽日蕩平黎民  
復業吏治肅而政通年穀成而時若其爲休應孰過於斯若此等  
鋪陳侈言祥瑞實爲朕所不取其不必宣付史館用昭以實不以

文之意○諭前因原任內閣學士尹壯圖會奏各直省倉庫多有虧缺經派令慶成帶同尹壯圖前赴近省盤查各該督撫等冀圖蒙蔽多係設法那移彌縫掩飾遂致尹壯圖以陳奏不實降調回籍此皆朕所深知是以降旨令其馳驛來京另候擢用今尹壯圖於本日到京具呈謝恩據軍機王大臣面奏尹壯圖見有老母年逾八十等語尹壯圖籍隸雲南距京較遠旣難迎養若留京供職則伊母子萬里睽違朕心實有所不忍尹壯圖從前尙屬敢言著加恩賞給給事中銜仍令馳驛回籍侍母他年再候旨來京供職○庚寅諭向來京城九門以內從無開設戲園之事嗣因查禁不力黃綠開設以致城內戲館日漸增多八旗子弟徵逐歌場消耗囊橐習俗日流於浮蕩生計日見其拮据自正月初間大臣科道官員等陳遞封章及召對面奏者多有以城內禁止開設戲園爲

請朕因兩次面詢步軍統領定親王繇恩惟稱係粉飾太平之事  
不宜禁止夫太平景象豈在區區歌舞爲之粉飾况城內一經開  
設戲園則各地段該員役即可藉端訛索爲舞弊肥橐之計朕亦  
有所聞知在步軍統領衙門司員或有利於其聞自不願將此事  
禁止而繇恩亦以不宜禁止爲詞其意殊不可解其故亦不必究  
存於朕心再觀後效見當遏密之時除城外戲園將來仍准照舊  
開設外其城內戲園著一槩永遠禁止不准復行開設並令步軍  
統領先行示諭俾原開館人等趁時各營生業聽其自便亦不必  
官爲抑勒自禁止之後並著步軍統領八旗滿洲都統一體查察  
如該旗地段有違禁開設經該都統查奏卽免置議儻匿不奏聞  
別經發覺者除將步軍統領及司員等嚴加議罪外並將該旗都  
統一併嚴加議處○辛卯 上詣觀德殿 大行太上皇帝几筵

前行三周月祭禮○命予告大學士蔡新之子內閣中書本俊一體殿試○乙未諭尹壯圖奏清查各省陋規一摺據稱各省陋規請慎選廉潔重臣飭往各省眼同督撫逐一清查乾隆三十年舊有者若干以後續加者若干聽各屬紳士父老一一證明悉照三十年所有陋規勒爲成式其續增科派悉行裁革等語陋規一項原不應公然以此名目達於朕前但州縣於經徵地丁正項以火耗爲詞略加平餘或市集稅課於正額交官之外別有存贍又或鹽當富商借地方官勢出示彈壓年節致送規禮其通都大邑差務較繁舟車夫馬頗資民力皆係積習相沿由來已久止可將來次第整頓不能槩行革除今若遽行明示科條則地方州縣或因辦公竭蹶設法病民滋事巧取其弊轉較向來陋規爲甚至於分別二千兩以下者無庸覈辦二千兩以上至數萬者留半辦公其

餘分幫衝途苦缺定爲成式是明導以取財之方未受其益先受其害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且所謂廉潔重臣一時旣難其選儻所任非人權勢過盛尤屬非宜况令周厯各省傳集紳士父老詢問年規數目俾之逐一證明尤覺煩擾紛歧未協政體尹壯圖所奏實不可行前已有旨令尹壯圖回籍侍養著卽於百日大祭行禮後起程並加恩賞給伊母大段二匹交尹壯圖帶回以示恩眷至尹壯圖見係給事中職銜准其在籍奏事所有呈遞奏摺卽交雲南巡撫轉遞但須擇緊要事務據實入告不得因有奏事之責遂爾挾制地方想尹壯圖亦不肯出此也○丙申恭上 高宗純皇帝尊諡 廟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丁酉 上詣觀德殿 高宗純皇帝几筵前行百日大祭禮釋稿素○免陝西教匪滋事之孝義等三十五廳州縣新舊額賦並近賊之咸陽等二十四

應州縣新舊額賦十分之三○己亥免四川教匪滋擾之奉節等三十六應州縣近賊之石碛等五應州縣額賦及未完二年三年額賦十分之三○庚子諭昨據魁倫等參奏吏部郎中和德一案交成親王永理等審問訊出和德次子福舒三歲時議定原任刑部郎中達沖阿之女爲妻彼時達沖阿之女尙未選過秀女等語八旗及內務府三旗女子例應選看一次未經留牌者方准許字於人其未及歲未經選看者如卽私許字人不但有違定例儻經選看留下名牌殊不成事卽如朕見在二十七箇月素服內仍於八月閒選看內務府三旗女子明年二月選看八旗秀女原恐未選女子婚配失時俟選看後再行字人亦不爲遲著通行曉諭八旗及內務府三旗嗣後未經選過秀女私行字人者永行禁止○追封 孝儀純皇后曾祖父原任護軍校嗣興祖父原任總管內



務府大臣武士宜爲三等公會祖母陳氏祖母年氏晁氏爲公妻  
一品夫人祭一次建碑修墳如例晉封 孝儀純皇后姪孫一等

侯花沙布爲三等公世襲罔替○以陳萬全莫瞻萊俱爲內閣學

士陳萬全由詹事莫瞻萊由順天府府尹選○辛丑諭上年籲請恭辦 皇考九旬慶

典欽奉 敕旨特開鄉會恩科本年正月內猝遭 皇考大事朕

當哀痛迫切之時曾降旨因慶典旣不能舉行並將恩科停止茲

過百日後復思開科一事乃 皇考嘉惠士林至意今朕不獲祝

嘏承歡以天下養恆率士臣民之願而惟此作人盛典爲 皇考

已沛之恩自應仰體 聖慈無庸停止俾天下士子仍得普沾

遺澤倍深感慕所有恩科文武鄉試著於庚申年舉行其文武會

試著於辛酉年舉行○晉封 孝淑皇后兄一等侯威住爲三等

公○壬寅以舒聘爲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癸卯以清保爲內閣

學士

由詹事選

○丙午諭前奉

皇考敕旨

孝淑皇后二十七月後

立皇貴妃爲皇后今已屆期應欽遵

敕旨正位中宮皇后之父

恭阿拉封爲一等侯應行典禮俟嘉慶六年釋服後舉行○丁未

諭據宗人府查奏國初宗室內革去黃帶子孫緣事情節開單進

呈朕詳加閱看禮烈親王代善之子碩託曾勸睿親王卽位又類

毅親王薩哈璘之子阿達禮亦欲推睿親王此二人悖妄不臣顯

與國家爲難彼時睿親王具以告眾審明處死在睿親王忠悃可

嘉而伊二人之罪實難追前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賜還睿親王

等封爵時於碩託阿達禮子孫未經加恩實係此故朕恭閱

實

錄亦熟悉此事茲二族自應不准復還黃帶又貝勒巴雅喇第四

子輩阿代第五子錫翰雖無勸進睿親王之意皆因背國阿附按

律處死其子孫亦俱不宜邀准復之恩至巴雅喇第二子洋音圖

雖亦在阿附之列但未經處死其罪自屬有閒第六子濟瑪祐第八子德瑪護係因伊諸兄獲罪牽連黜革所有拜音圖裔孫閒散海福等七人濟瑪祐裔孫雲騎尉萬甯等二十餘人俱著加恩賞還黃帶德瑪護見已無嗣應毋庸議○諭朕恭閱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擾民爲戒 聖訓煌煌可爲萬世法守朕每繹思莊誦誌之於心因無人以此陳請未經明諭今有宛平民潘世恩汲縣民蘇廷祿呈請在直隸邢臺等縣境內開採銀礦給事中明繩輒據以入告故特降旨宣示使知朕意夫礦藏於山非數人所能採取亦非數月所能畢事必且千百爲羣經年累月設立棚廠鑿砂煎鍊以謀利之事聚遊手之民生費滋事勢所必然縱使官爲經理尙難約束多人若聽一二商民集眾自行開採其弊將無所不至此在邊省猶不可行而況近依畿輔他

府猶不可行而況地近大名各該處向有私習邪教之人此時方禁約之不暇顧可聽其糾聚耶且國家經費自有正供常賦川陝餘匪指日即可殄平國用本無虞不足安可窮搜山澤計及錙銖潘世恩蘇廷祿自因見在開捐揣摩迎合覬覦礦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納課爲詞以小民而議及帑項實屬不安本分俱著押遞本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毋許出境滋事至給事中明繩若係巡城止當聽斷詞訟遇有此等呈詞亦應飭駁况伊並非巡城且係宗室今以開礦事冒昧轉奏明係商人屬託冀幸事成分肥而已殊屬卑鄙朕廣開言路非開言利之路也聚斂之臣朕斷不用明繩摺著擲還並著交部議處○諭據長麟等奏請將伯德爾格回民每年增納金兩錢文及葡萄折價等項槩行禁革等語朕體恤回民前此葉爾羌採運大玉尙降旨停止今伯德爾格所交金兩錢

又本係例外加增於國家無補毫末而在回民等急公輸納生計不無拮据長麟等據實奏請革除所見甚是嗣後伯德爾格回民著仍照初定章程每年止准貢金十兩金絲段二匹又應進葡萄亦止准進二百斤其每年所增金兩普爾錢文及葡萄折價俱著加恩寬免以示體恤○辛亥撥部庫銀一百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癸丑諭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那移等項情弊刑部查審時司員等意存含混應請密派大臣研鞠追究等語朕以其言不足取當卽詳加開導不可苛求昨又據薩彬圖具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所言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坤之員乃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達於朕前實爲從來未有

之事朕若卽加駁飭轉恐不足以服其心是以特派怡親王永琅  
尙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  
出朕之所料永琅布彥達賚素稱公正和平薩彬圖亦會同研鞫  
更有何人爲之徇隱豈伊尙不憑信必請朕廷訊使女乎是薩彬  
圖無知妄瀆之罪百喙難辭矣朕所以辦理和珅者原以其蠹國  
病民專擅狂悖和珅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是以卽於正月  
初八日將和珅革職拏問宣示罪狀用申國憲猶念其在 皇考  
前扶掖奔走微勞不忍肆諸市朝節降諭旨甚明天下臣民自必  
咸知朕意自辦理此案後軍機王大臣及大臣中如朱珪等從未  
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竟似利其私蓄  
者然豈薩彬圖視朕爲好貨之主敢以此嘗試乎或伊必欲陷朕  
等於唐之德宗伊亦未必有此伎倆也向來治罪之員多有應行

查鈔者况和珅獲罪重大焉有不行鈔籍之理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卽和珅家僕劉全呼什圖等亦因平日倚恃和珅聲勢橫肆不法招搖受賄不可不一併查鈔治罪在朕方以辦理此案爲日已久已覺過當是以諭令速結不爲已甚而無識之徒鰾鰾計較和珅財產不惟不知政體實太不知仰體朕之本意矣朕在藩邸時則一切財用猶有人己之別今以天下爲家豈僅以藏諸府庫者視爲己有此項查鈔貨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展轉根求近於揆括閒陌錢等事耶薩彬圖又以內務府步軍統領官員均意存袒護並疑及刑部亦不肯認真究問則承審各衙門舉不足信乎又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埋金銀大槩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給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給成親王永理居住

若將所指管帳使女嚴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處以慶郡王府第成親王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豈有令成親王慶郡王自行刨挖之理見在朕賜公主物件甚多累日攜運不盡焉肯轉向公主額駙追問寄頓况連日閱查鈔物件卽隨時頒賜者亦復不少耶薩彬圖原以閣學兼副都統因其未嫻清語恐以讀本錯誤獲咎故開閣學之缺令其專管旗務得資廉俸養贍前戚京兵部侍郎出缺時朕本欲將薩彬圖補授復念其家計艱難恐與伊父達椿分居兩地日用或致不給故令鐵保前往又達椿於今年超升閣學並授蒙古副都統旋請滿洲旗分且將伊綠事監禁之女烏蘇氏釋放是朕之體恤薩彬圖父子加恩不啻再三薩彬圖不知感戴輒以此等謬妄之言瀆聽竟似欲藉追究和珅財產爲圖報之地實爲卑鄙不堪聚斂之臣朕斷不用



前嚴飭給事中明繩開礦一事旨內詳言及此薩彬圖甯不知之耶又薩彬圖會奏請派京兵五千名交伊一人帶往勦賊今又奏請獨審此事薩彬圖才具平庸有何閱歷而於出師讞獄之事自任不疑若此其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薩彬圖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至所奏伊戚告知管帳使女之語乃刑部員外郎哈豐阿所言哈豐阿係刑部司員既有所聞何不稟知堂官乃私向親戚議論實屬意存取巧哈豐阿亦著交部嚴加議處卽行開缺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將此通諭知之○賜姚文田等二百二十八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寅諭刑部審訊和珅家奴劉全太監呼什圖等分別定擬一摺劉全呼什圖等以下賤家奴太監倚藉和珅聲勢招搖受賄婪索多贓恣肆妄行目無法紀今刑部將該二犯俱按律問絞監候所議

雖是但朕辦理此案以和珅之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尙且法外施恩賜令自盡况其家奴太監止係狐假虎威倚勢營私情同爲從自應稍從末減且卽照刑部所擬辦理將來秋審時亦不予勾而該二犯仍令監禁轉得安坐囹圄支食囚糧本案雖已辦結而留犯在監猶恐無識之徒從中撿剔又復妄疑留查寄頓別生枝節劉全呼什圖俱著從寬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遇赦不赦其擬發駐防爲奴之劉印劉陔王平方二張五方大胡六方四周七等犯俱著依擬分發廣東福建省分給駐防兵丁爲奴不許發往近畿腹地此數人如有脫逃頂替等項情弊一經發覺卽行正法自此定案之後斷不許摭拾浮言復事吹求必欲陷朕等於貪利之主是欲爲和珅報復矣諒諸臣亦不忍爲也○丁巳諭刑部具題議覆陝西省民人曹德華等謀殺陳東海一家三命將曹

德華定擬凌遲處死一案詳覈案情曹德華因伊父曹金陵係被陳東海關毆殺死陳東海擬抵滅等遇赦釋回曹德華蓄意報讐商同蘇良隴等將陳東海連戮斃命陳東海之母吳氏攜孫陳黑子探聽下落從曹德華門首經過曹德華瞥見慮其查出報官復商同蘇良隴將陳吳氏陳黑子砍毆滾溝同時殞命此案曹德華爲父報讐若僅將陳東海殺害而止則照例定擬尙可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今因殺死讐人之母子總計一家三命問擬凌遲原屬按律辦理惟是曹德華究有爲父報讐情節且殺斃陳東海後若因忿逞兇復找尋至陳東海家內將伊母子一同殺害自應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定擬今因陳吳氏陳黑子在伊門首經過致被瞥見恐查詢報官遂行殺害則與臨時逞忿連殺數命者究屬有間以爲父報讐之犯殺斃三命固未便稍爲寬縱但有此情節

殺非同時遂至處以極刑亦覺過重曹德華著從寬改依斬立決  
例卽行處斬其家屬並免發遣蘇良龍業經病故外曹子金依擬  
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又據刑部題覆山東省趙興文行竊圖脫  
拒傷事主於絞罪上量減一等問擬杖流一案此案趙興文聽從  
商密行竊崔玉占家商密攜贓逃跑趙興文被崔玉占追趕抱住  
情急圖脫遂拔佩刀將崔玉占連扎脫身逃走因崔玉占之父崔  
治上前幫捕又復刀扎崔治倒地雖傷俱平復然以竊賊臨時拒  
捕刃傷事主父子二人情節已屬兇橫與尋常爲首者不同商密  
一犯在逃未獲則趙興文所供爲首起意及令商密將原贓送至  
事主家隔牆撩還之語亦無證據恐係避重卸罪且趙興文又無  
自首情事屢經犯竊今還以一面之詞量減定擬未爲平允趙興  
文著改爲應絞監候入於緩決並著刑部將此二條纂入例內嗣

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似此案件卽遵新例辦理○是月和閱辦事大臣徐積等奏和闐向來玉禁綦嚴回民等日用一切什物俱赴葉爾羌採買今旣弛禁應將各卡官兵撤回歸伍免致藉端擾累更請每年官玉採竣後准商民請票出境互相售買玉石得旨所辦甚是總宜恩養回民疆宇甯靜是朕之至願玉之多少有無何足重輕耶

五月戊午朔諭軍機大臣等永保甫經到陝所帶兵丁堪以打仗者僅有千名一遇賊匪能就見有兵力將賊擊退未令竄過華陽不至完善地方又被滋擾此卽永保之功但兵力究未免稍單儻急欲見功輕率直前不能將賊匪痛加勦殺轉不足振作士氣永保於督率策勵之中仍宜稍存持重總宜蓄養兵力見可而進○己未諭前會推 皇考嘉惠士林至意仍舉行鄉會恩科今思祥

刑之與爲 皇考九旬萬壽應沛殊恩朕雖不獲申祝遐懼忱仍  
當仰體 皇考法外之仁停辦秋讞俾得普霑遺澤况雍正元年  
乾隆元年暨朕卽位初元俱經停句所有本年情實各犯著推恩  
停止句決○諭向來宗人府京察一等人員從未簡放外任本年  
降旨令宗室等一體選用六部並經吏部議奏宗室保列京察一  
等應否外用候朕欽定朕思宗室人員向不簡授外任之故蓋以  
身爲宗室未便復行參謁跪拜之禮用存體制又恐其自恃天潢  
一派蔑視上司設有不知檢束營私獲罪轉多礙難辦理之處嗣  
後宗室人員自應仍照向例毋庸補放外任此次保送道府宗人  
府不必保送○禁直省河工調州縣協辦○禁各直省攤扣官員  
養廉兵丁月餉○庚申諭本年各宗室等准用部署司員遇考試  
年分一體考試監禁者俱令釋放凡此恩眷稠疊實爲篤愛宗支

之意各宗室等自當顧惜顏面諸凡謹慎近見宗室內竟有任意  
逃走者朕心甚爲不悅所有逃走之閒散宗室文光著各行各處  
嚴行緝獲照例辦理總族長及族長等著交部察議嗣後宗室王  
公等務各加意約束近支宗室各全顏面以副朕疊予恩施之意  
○諭嗣後宗室內有逃走者派司員赴伊家詢問不必將該逃人  
之妻傳至宗人府○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喇  
特納巴都爾請將伊王爵與伊子吉爾巴納租塔畢噶爾瑪薩野  
承襲已照所請行矣但喇特納巴都爾之子年甫二歲卽與英善  
等文移交涉辦理事務於理未協嗣後向該處頒給敕諭以及行  
文俱著仍將伊父之名並其子一體列入○諭張漢潮被各處官  
兵追逼欲與張映祥合夥若二逆歸併一處不至分我兵力此實  
極好機會務須彼此熟籌設法圍擊昨曾降旨令恆瑞酌量於甯

明亮恆瑞承保已可相晤卽著會同商酌如無須添兵則已否則仍遵前旨卽行調派此時緊要機宜不可使張漢潮張映祥兩股合而復分又致兵分見單受其牽制也○壬戌諭倭什布奏漢陽府知府明保與伊兒女姻親應請回避一摺明保係和珅母族親戚平日倚恃和珅勢焰在任聲名甚屬平常從前引見知府時卽蒙 皇考鑒其人甚庸陋查伊出身履歷經和珅蒙混具奏亦未令伊遞摺請訓徑赴知府之任皆朕之所深知本年曾有人密摺將明保參奏未列實蹟朕因不爲已甚且彼時大員中如景安秦承恩等尙皆未經查辦何暇責及明保今旣與倭什布係屬姻親明保才具本不勝外任著卽來京以部員照例對品補用○諭近因剿辦邪教拉旺多爾濟與眾蒙古王等合詞奏請同心協力派



兵各用本盟馬匹豫往歸化城鄂爾多斯等處會齊於十月閒起程進兵等語覽奏甚爲欣慰當年本朝開創時凡略地攻城率皆滿洲蒙古同心宣力克奏厥功今諸王等願出兵力協剿賊匪以期迅速歲事誠爲不忘舊制出於至誠實堪嘉獎惟是拉旺多爾濟諸王等未悉見在軍務情形此時眾賊目業經陸續殲擒惟餘陝省張漢潮年力衰積以見在兵力秋閒足可剿捕淨盡伊等不耐溽暑今若允其所請添派蒙古兵丁豫往歸化城等處會齊俟十月閒起程進兵彼時如已竣功豈不徒勞兵力況見在闌入甘省止有張漢潮餘孽儻該處兵力稍有不足不過就近調取阿拉善兵數百名以備甘省防堵斷不令遠至川境若無所用卽無庸調取已諭知將軍恆瑞按察使廣厚矣今賊匪業經殲落將次告蕝拉旺多爾濟諸王所請俱不准行並著理藩院將伊等誠心協

助兵力暨朕心深爲嘉納等情行知諸王停其預備○諭軍機大臣等張添倫高均德等股賊匪在楚陝邊界出沒其意總欲折回楚北經官兵堵截退回平利一帶屯聚自因陝省東南係伊等後路官兵守備空虛得以安然在彼屯聚歇力而陝省東南無備之故皆由明亮恒瑞俱經帶兵前赴陝省交界追剿張漢潮張映祥等股賊匪永保又向棧內還截不能兼顧東南而倭什布又專在本境防堵是以張添倫高均德等仍得在平利一帶遊奕見在張漢潮張映祥二股已有明亮恒瑞與廣厚吉蘭泰前後截擊足資偏剿永保可毋須再於陝境西北堵禦且伊駐紮之處在終南左近距平利不遠著永保卽將原兵仍行帶回如覺兵力稍單酌量添募鄉勇或調取直隸兵四百名在陝省東南邊界與倭什布兩面夾擊自爲得力○恒傑緣事降內閣學士以達椿爲禮部右侍

郎○癸亥諭大學士會同兵部議駁王爾烈條奏武闡各款已依議行矣朕在藩邸時屢次閱視武闡一切章程利弊素所深悉王爾烈奏上時朕卽以爲事屬難行今大學士與兵部逐款指駁所議甚爲允當朕之所以廣開言路者原因國事至重必須兼聽並觀凡在臣工自當於國計民生直言無隱乃王爾烈以斷不可行之事擅議更張職非臺諫事非官守直所謂無知妄瀆矣朕自親政以來軍機王大臣並無單銜陳奏之摺大臣中如朱珪者於內外諸務豈不深知亦未嘗專摺奏事蓋緣國家大政皆已次第舉行不欲以尋常事務瑣屑瀆陳耳朕因閱臣工條奏累牘連篇率多摭拾浮詞毛舉細故其中荒唐可笑留中不肯宣示者尙不知凡幾若諸臣無所建白不必有意投求希圖塞責朕於未經條奏之科道又何嘗加之責備耶嗣後有官守者各勤官守有言責者

各盡言實卽風聞陳奏不應以漫無憑據者肆意指摘開報復之  
漸如內外大臣中有應舉應劾之人必須列其實蹟秉公入告何  
得以瑣事空言逞臆瀆聽乎朕宣諭及此並非因封事紛陳厭於  
聽納所望者直言正論有裨國是諸臣亦不得因有此旨誤會朕  
意也王爾烈於科場年分違例條奏本有應得處分姑念降旨求  
言之時免其議處原摺著擲還○吏部疏請補授中允得旨吏部  
具題補授中允一本將應升人員開列請簡因思吳省蘭於查辦  
和珅一案時經科道等以吳省蘭係和珅師傅一併糾參並經部  
議革職特從寬將伊降補編修用示薄懲在彼時不得不如此辦  
理嗣命玉德密查據奏吳省蘭在浙江學政任內聲名尙好並無  
別項劣蹟等語吳省蘭曾充咸安宮教習和珅時係官學生非在  
家延請教讀者可比又經朕詢訪吳省蘭平日尙知謹飭自愛與

伊兄吳省欽甘爲和珅私人凡遇考試聲名狼藉爲輿論所不齒者迥不相似所有左春坊左中允員缺著繆晉轉補其右中允員缺卽加恩著吳省蘭補授○甲子諭兵部會吏部議將薩彬圖革職哈豐阿降調一摺此事薩彬圖從前面奏時朕以其言不足取卽經詳晰開諭薩彬圖如果稍知政體略能領悟不敢復有瀆陳朕亦不加之責備乃伊固執己見必欲實其所言又具摺奏請獨訊此案並將使女之名開列進呈殊失大員入告之體及審無實據彼更何辭置辨是其意在言利卑鄙謬妄卽照部議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姑念其究係言事若竟予罷斥則此後人懷顧忌遇有應奏之事又將緘默不言矣薩彬圖著加恩賞給七品筆帖式銜前往萬年吉地工程處自備資斧隨同盛佳明德效力行走餘依議○免湖北教匪滋擾之孝感等四十七州縣衛所新舊額賦緩

徵蒲圻等十六州縣新舊額賦○乙丑諭工部尙書那彥成之母  
那拉氏乃原任筆帖式阿思達之妻阿思達故時那彥成年甫三  
歲撫孤守志三十餘載貞節可嘉因係大學士阿桂子媳舉家受  
恩深重不敢援例請旌但世間中有此貞媛自應綽楔旌閭以彰  
節操那彥成之母那拉氏著加恩旌表該部察例具奏○己巳諭  
前次勒保奏川省各股賊匪俱已驅歸一處在開縣東鄉邊境機  
會甚好正可聚而殲旃乃本日奏到徐添德龔建樊人傑包正洪  
張子聰等股又經官兵勦散紛紛四竄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復分  
投追勦兵力見單勒保不趁賊匪聚集之時爲一鼓殲擒之計又  
致稽延月日咎責難辭著傳旨申飭廣西兵丁已據勒保奏明留  
交楚省防堵其抽換之貴州兵丁計近日已可到川若尙不敷分  
派自當酌量情形再行添調又據奏見在新餉將到請於餉銀二

百五十萬兩撥出五十萬兩爲賑濟之用川東川北難民甚多自應隨時撫恤將此諭令知之○庚午以初彭齡爲雲南巡撫轉曹城爲兵部左侍郎以江蘭爲兵部右侍郎

出雲南巡撫

○壬申諭原任

大學士公阿桂前在新疆著有勞績會賞給騎都尉世職嗣因征勦緬甸獲罪革職遂將世職註銷茲據該旗查明具奏加恩將此世職著阿桂之三房孫那彥寶承襲以示朕優眷勳舊子孫之至意○甲戌軍機王大臣議覆奇豐額等奏辦理葉爾羌和闐販賣玉石請照舊例一摺查葉爾羌和闐等處出產玉石向聽民間自行售賣並無例禁後經高樸奏請閒年一次官爲開採名爲嚴禁偷漏實陰便其營私肥橐之心應如該大臣所奏嗣後回子得有玉石准其自行賣與民人無庸官爲經手致滋紛擾惟民人起票進關時仍應照向例於票內註明造冊移付嘉峪關以憑查覈再

乾隆四十三年禁止私玉之後於密爾岱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原以防私採及夾帶之事今業奉 恩旨新疆玉石無論已未成器者槩免治罪是民間玉料既准流通該處卡倫卽成虛設亦應如所請一併裁汰報可○丙子諭據恆瑞奏剿賊情形一摺此次恆瑞馳抵白馬關剿辦南竄賊匪分派將弁義勇繞道前進復自行帶兵翻山繞出賊前殺斃賊匪四百餘名擒獲四十餘名並將被裹難民給貨回籍妥爲安撫恆瑞於交卸督篆後卽日臨探賊蹤值炎蒸之際閒道遙行冒雨截擊賊匪擒斬多名保障川西不至被賊蹂躪實屬出力可嘉恆瑞著交部議敘其在事出力奮勇出力之將領員弁並著恆瑞查明一併咨部甄敘以示獎勵○丁丑諭秦承恩身任陝西巡撫於賊匪往來興漢商州地方不能認真堵禦撫恤難民以致賊匪日久未能撲滅經軍機大



臣會同刑部將秦承恩照玩誤軍機律定擬斬監候固屬按律辦理但念秦承恩本係書生未嫻軍旅若以未能堵剿竄匪定擬重辟則滿洲大臣中若惠齡景安宜縣又當如何且陝西之賊皆從川楚竄往並非起自陝境秦承恩之不善防堵較之惠齡任湖北巡撫時聶傑人卽在本境起事者尤屬有閒今惠齡尙未加以嚴懲仍准在家守制若獨將秦承恩治罪轉似朕寬待滿洲而苛責漢人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平允前此降旨將秦承恩革職拏問查鈔家產者因有人參秦承恩關閉城門安坐衙署不納難民以致數萬百姓觸城投河而死若果屬實則秦承恩以封疆大吏縱賊殃民罔恤人命審明後卽當立寘重典監候尙不足蔽辜嗣陸有仁到京會面加詢問據稱實無其事並以秦承恩久任陝西於防堵賊匪路徑尙爲熟悉彼時朕方以陸有仁一人之言未可爲信

及秦承恩解到後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秦承恩所供節次  
勦賊及三月初一日進城安撫難民初二日出城趕赴軍營並無  
關閉城門致難民觸城投河之事歷歷可證但係秦承恩一面之  
詞亦未可信因降旨詢問恆瑞永保王文雄柯藩台裴音今據伊  
等先後奏到眾口一詞與秦承恩所供月日俱屬符合前此參奏  
秦承恩者所言不實未免過當矣而秦承恩之咎止於不能辦賊  
三年以來非獨伊一人爲然尙可量從未減秦承恩業經革職著  
加恩釋放令其回籍守制閉門思過俟服闋後由本籍督臣咨送  
吏部帶領引見候朕另行簡用所有查鈔秦承恩房產田地另有  
旨諭費淳卽行賞還○諭昨據姜晟奏審擬鄭源璫加扣平餘定  
擬斬監候一案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議具奏矣朕閱鄭源  
璫供詞內稱署中有能唱戲之人喜慶譙客與外間戲班一同演

唱等語民間扮演戲劇原以藉謀生計地方官偶遇年節雇覓外間戲班演唱原所不禁若署內自養戲班則習俗攸關奢靡妄費並恐啓曠廢公事之漸况朕聞近年各省督撫兩司署內教演優人及宴會酒食之費並不自出已貲多係首縣承辦首縣復斂之於各州縣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娛樂展轉苛派受害仍在吾民湖南地方雖尙未激變而川楚教匪藉詞滋事未必不由於此見當遏密之時天下停止宴會卽二十七月後京城內開設戲館亦令永遠禁止嗣後各省督撫司道署內俱不許自養戲班以肅官箴而維風化再鄭源璫供內有眷屬人口幾及三百人之語伊係一藩司而署內食指如此浩繁其侵貪數逾八萬兩亦勢所必至督撫中如瞿麟朱珪操守廉潔署內不過數十人所得廉俸未嘗不數日用此朕素所知者地方大吏惟當儉以養廉不可

從事奢華以致簠簋不飭也至藩司於收發庫項加增平餘任意剋扣恐不獨鄭源璫一人爲然州縣等因藩司扣平過多徵收錢糧時亦必多取於民間閭深受其累所關甚重並著通諭各直省藩司務當洗心滌慮校改積習勉爲廉吏毋負朕諄諄訓誨至意

○戊寅轉錢樾爲禮部左侍郎以鄒炳泰爲禮部右侍郎候補內閣學士

○己卯調瑚圖禮爲盛京兵部侍郎轉祿康爲刑部左侍郎調德瑛爲刑部右侍郎鐵保爲盛京刑部侍郎由盛京兵部侍郎調○庚辰諭據琳甯奏盛京夏園行宮見已敝舊請捐廉修理等語夏園地方向來並無行宮乾隆四十七年 皇考詣盛京謁 陵彼時侍郎德福始於該處添建行宮一所 皇考賞銀一千兩以爲修建之費仰窺 聖意卽以該侍郎添建爲非特因成事不說耳蓋滿洲舊俗遇巡幸行圍駐蹕之處向俱攜帶蘊廬帳房隨處支立行營從

無建蓋行宮之事所以習勞勩而崇淳樸也況盛京爲根本之地  
原因恭謁 陵寢用展思慕非臨幸江浙等省可比尤應式遵  
前典永守 家風今夏園一處添建行宮復因年久加之修葺則  
將來踵事增華凡蹕路經臨之處勢必槩增行殿開奢靡之漸忘  
勤儉之遺勞民傷財於風俗殊有關繫朕甚不取所有夏園行宮  
既經虧舊著卽撤卸其木料輒瓦等項卽留爲盛京宮殿修理工  
程之用朕將來謁 陵時該處宮殿亦止須略爲整理毋得彩飾  
見新致增花費並不許呈進貢件該將軍等共體朕意○諭原任  
兵部侍郎奉寬爲朕啓蒙師傅前奉 皇考敕旨特追贈太師並  
加禮部尙書銜其時未經議及易名之典奉寬著加恩追諡以獎  
舊學至原任左都御史觀保禮部尙書德保俱在上書房行走有  
年學問優長亦著一體加恩追諡所有應得諡法著該衙門察例

具奏尋議上賜奉寬諡文勤觀保諡文恭德保諡文莊○追封

孝淑皇后曾祖父原任員外郎愛星阿祖父拜唐阿常安三等公

曾祖母王佳氏祖母李佳氏爲公妻一品夫人祭一次建碑修墳

如例○兵部尙書富銳以病乞休允之賞內大臣銜○以傅森爲

兵部尙書阿迪斯爲左都御史文甯爲兵部右侍郎英和爲內閣

學士

由詹事遷

○辛巳諭戶部會同八旗內務府議駁糧布條奏添設

養育兵先動正項給餉再於直隸旗租內歸款一摺所駁甚是已

依議行矣國家定立八旗內務府兵制經費有常原不得意爲增

益前經糧布條奏朕卽以爲事屬難行是以飭交嚴議今據奏駁

各條如直隸旗租每年解不足數正項墊支無可歸款又馬甲缺

出先儘此項幼弱者挑補則成丁者豈不轉致壅滯又各旗額兵

年終普賞行之有年今止以餘贍銀兩勻給較向例減去大半窮

兵無以卒歲種種窒礙已屬難行而糧布所請增添兵數一節滿洲蒙古漢軍共二十四旗共添兵入千名每旗止三百餘名內務府三旗轉請添兵三千名較外旗多至倍蓰尤爲錯謬糧布本係內務府人伊具摺時尙未出旗顯係意存偏袒徇私市惠且糧布於具奏後並不靜候覈議輒於他事召對時兩次奏稱部臣等欲行議駁懇請降旨特准以伊奏陳之事私探部議敢於朕前瀆奏必欲卽行其言糧布視朕爲何如主而敢以此等伎倆於朕前嘗試乎若所言果當朕於披覽時卽可允准何必交議縱使交議後部臣議駁朕亦可特俞所請在部臣等原不得操准駁之權又豈有伊面懇之理乎糧布見朕自親政以來如酌減稅額寬免代賠等事恩施屢沛而於臣工條奏卽有未協無不曲示優容伊遂將例外乞恩事件妄行瀆奏以國家經費之需爲一己沽名之地此

風斷不可長縵布著交部議處○諭據和碩儀親王永璇等奏昨日皇后出神武門克勤郡王恆謹並不同避竟自迎面前行請將恆謹革去王爵等語凡遇主位出入臣下例應回避恆謹身爲郡王乃遇皇后出宮太監等攔阻置若罔聞並不同避竟自乘轎衝突殊屬不曉體制大失人臣之道恆謹著卽照王大臣等所奏革去王爵降爲閒散宗室不准戴宗室頂帶著卽自備資斧前往西陵交弘農差遣效力贖罪以示懲儆其所遣王爵著交宗人府照例帶領引見承襲至昨日跟隨恆謹包衣官員護衛等並未勸阻亦屬非是並著宗人府查明咨部俱著革職該護軍營步軍營章京官員等並不管阻任聽恆謹前行咎亦難辭並著交縣恩晉昌查明咨部斥革所有護軍步甲等俱著實革縣恩晉昌俱有管轄之責亦屬疏忽縣恩晉昌著交部嚴加議處○命停止和闐採



玉○甲申命嗣後西北兩路換班大臣俱戴花翎○董誥展閱授  
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乙酉諭湖北布政使祖之望審  
辦胡齊崙一案遲延多日意存拖飾非尋常怠玩可比祖之望著  
解任來京候旨○調孫玉庭爲湖北布政使以孫藩爲安徽布政  
使張端成爲雲南按察使由陝西糧道遷○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台布奏  
代進安南國王阮光纘請進例貢表文一摺夾片內稱該國王於  
三月二十八日奉到 太上皇帝遺詔見在繕撰表文恭遣親臣  
赴京進香等語安南國王阮光纘自襲爵後疊荷 恩施今因接  
奉 遺詔欲遣使臣赴京進香自應出於感激忱悃但思 高宗  
純皇帝梓宮於九月內奉移 山陵若該國王遣使進香計其到  
京時已在永遠奉安之後徒勞遠涉著台布行文該國王令其不  
必遣使赴京進香至此大豫進庚申年例貢著同上次應行併進

例貢俱於壬戌年應進例貢時一併呈進以示體恤達藩至意○  
以禁城曠班革內閣學士副都統恆傑職○丁亥諭據蘊端多爾  
濟等奏俄羅斯邊界卡倫請旨派員不時巡邏等語俄羅斯前在  
恰克圖地方交易通好已久非厄魯特哈薩克等可比安設卡倫  
時並未特派侍衛巡查殊有深意況從前拉旺多爾濟等以豫備  
庫倫要差奏派台吉額璘沁喇布坦等四員陸續出缺亦未補派  
今值 太上皇帝大事朕躬親政乃於俄羅斯卡倫派委多員紛  
紛巡查不特滋其疑懼甚至疑朕於該地方或有所利更屬不成  
事體蘊端多爾濟等豈未見及此耶著於所擬八員內從派體面  
曉事者四員以備差委儻所派之員滋生事端惟蘊端多爾濟等  
是問又據奏駐卡扎薩克台吉等請賞花翎以示獎勵一節亦不  
可行從前蒙古所得花翎黃馬褂皆以扈從 皇考進哨射獵舊

勉始蒙恩賚若以巡卡等差請賞花翎則凡駐紮大臣槩得以操  
練官兵加賞乎且行賞加恩應出自上豈有該管大臣任意市恩  
代爲額懇之理如該駐卡台吉等果皆勤奮蘊端多爾濟等可令  
其隨同喀爾喀等一體輪班進哨候朕校閱加恩其市恩陋習務  
須力改將此通諭知之○調盛住爲戶部右侍郎以明安爲工部  
右侍郎由奉宸苑卿遷○是月密諭費淳曰朕思安民首在任賢除弊必  
先去貪汝之操守雖優察吏之才過寬若以此爲積陰功則大謬  
矣去一貪吏萬姓蒙福進一賢臣一方受惠所積陰功孰大於是  
汝其照朕所列賢否各員留心徐訪據實奏聞慎勿迎合朕意願  
倒是非

六月戊子朔諭本日步軍統領衙門奏籍隸湖南之從九品譚學  
庠有條奏事宜一摺並將原摺進呈隨令軍機大臣將原摺封套

是否黏口之處面向縣恩及遞摺之譚學庠詢問俱稱本未黏口  
並經查看原摺封套相符夫封章言事原以兼聽並觀理宜直達  
朕前用資採納如前此戶部衙門有人在大堂供奉齋戒牌案上  
皮置包封事件該部堂官即將原封進呈如此方是若先經拆閱  
安知封內非有關緊要事或卽告訐本人亦未可定如係本人被  
訐卽可私行壓閣不爲呈遞或係告訐督撫而遇有素相交好者  
亦可代爲隱匿似此扶同蒙蔽豈不又爲和珅之續乎著傳諭各  
部衙門嗣後遇有呈控事件如係本人喊稟及露章投遞者自不  
妨先行閱看儻係本人自行緘封卽應將原封呈覽不許私自拆  
閱卽所遞封章內或有違悖詞語亦與轉奏之人無涉以杜壅蔽  
而昭慎密○以故琉球國王尙穆孫溫襲爵命修撰趙文楷內閣  
中書李鼎元往封○己丑諭兵部議處步軍統領定親王縣恩護

軍統領公晉昌不能實力稽察該營員等嚴加管束以致恆謹於  
皇后出神武門之時並不敬謹回避衝突直行請將縣恩晉昌降  
三級調用無庸查抵一摺因思步軍統領從前原係二品副因職  
任較重於一品大員中派令管理亦未有親王兼攝此職者況步  
軍統領有夜間巡查堆撥之事於親王體統實非所宜縣恩著不  
必兼管其步軍統領事務著布彥達資管理凡遇巡幸無庸伊扈  
蹕隨往以專職守至朕出入禁城前鋒統領例應在門前帶刀侍  
立縣恩係屬親王亦於體制未協所有伊前鋒統領員缺著貝勒  
蘇訥補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成親王永璫補授布彥  
達資所管事務較多其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丹巴多爾  
濟補授丹巴多爾濟不必兼管護軍統領其缺俟朕另行簡放至  
步軍統領爲九門筦鑰統轄京營總司緝捕一人獨理不特事權

過重兼恐稽察難周自應另設佐理之員以資分任卽如八旗設立都統駐防設立將軍俱有副都統綠營設立提督卽有總兵今步軍統領衙門亦當照此設左右翼總兵各一員候朕於八旗副都統內揀員充補不必再兼副都統本任遇有一切公務步軍統領與總兵同堂坐辦既可杜一人專擅之漸而於巡察諸事亦更爲周密嗣後本衙門官員引見卽令步軍統領與總兵同帶無須步軍翼尉帶領著兵部載入條例永遠遵行晉昌疏於管轄實屬咎所應得見在恆謹已革去王爵晉昌所管鑲黃旗護軍統領亦著開缺另簡兵部摺內請將縣恩晉昌職任降調之處俱無庸議

○諭戶部奏湖廣四川二省原任各員子孫代賠未完銀兩一摺畢沅前在湖廣總督任內聲名本屬平常尋傑人等卽係於彼時起事楚省各股教匪滋擾亦多由畢沅釀成不將伊家產查鈔已

屬格外恩施不爲己甚今此項應賠銀兩卽係失察邪教之款豈能再邀恩免所有畢沅名下未完銀二萬兩仍著落伊家屬如數賠交至原任四川夔州府知府張至幹前在軍營積勞病故業經加恩賞給道銜並將渝關賠項寬免此項罰賠夔關缺額稅銀三萬四千一百餘兩事同一例著再加恩全行豁免○庚寅定步軍統領爲從一品左右翼總兵俱正二品○辛卯諭戶部議駁吳璥等奏請攤徵河工稽料運費銀兩一摺部駁甚是著依議行河工需用物料價值例有正項開銷豈容輕議加增况自睢汛大工合龍穩固後並無搶險之事不過歲修常辦工程乃該督等率以籌備幫價爲詞於地糧內按年攤徵銀十四五萬兩使豫省羣黎均受其累爲民上者豈忍出此雖所稱酌添運費每稽一斤止係五毫而一經州縣吏胥之手則層層加派所徵必不止於此數且議

加之後不能復減非暫時借資民力竟永遠累及閭閻矣在吳璥等之意爲病官起見而不知病民實甚乾隆五十七年穆和蘭會爲此奏彼時欽奉 皇考諭旨以每年常辦之工率議增添年復一年伊於何底朕小民之脂膏爲不肖官吏影射侵漁地步特將穆和蘭及前任初議踵行各巡撫一併嚴加議處 聖諭煌煌至爲明切豫省豈無檔案可稽而竟敢踵爲此奏乎朕向聞河工積弊有濫用不能開銷之款往往借他項彌縫該督之奏請加增運費大約不出乎此倭什布係首倡此議吳璥前在藩司任內曾經會議會詳吳熊光甫經抵任不加詳察與吳璥聯銜具奏均有應得之咎著交部嚴加議處○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莊頭許五德因控告同主家人霍三德託王府護衛恆德轉求和坤照應送給地畝銀兩一案分別定擬一摺此案莊頭



許五德因呈控同主家人輒屬恒德轉託和珅照應許送地畝銀兩係乾隆五十八年之事彼時和珅已以伯爵官大學士身列崇班乃竟貪得謝儀聽受屬託實屬卑鄙不堪輒將家奴呈控之案高下其手任意武斷將許五德一戶徑行從貝子永澤名下撤出令恒德向其索謝不要地畝指索銀一萬兩經許五德先後送給銀六千兩下短銀四千兩和珅復時向催討並令恒德差家人前往索取因許五德借銀不出送繳地畝又復偏立紅契令伊姪出名管業巧爲掩飾而台費蔭亦遂承其意指爲之主張營辦此等因事索財在地方未吏稍知自愛者猶不爲而和珅身居顯秩既已貪賄聽情又復疊索尾欠是其貪鄙無恥藐玩自專卽此已可槩見此項入官地畝從前實屬枉斷且啓家奴訐告之風著仍賞還貝子永澤聽其另揀莊頭承種當差其案內人犯除台費蔭業

經降旨發往伊犁效力贖罪餘卽照所擬完結○丙申廣厚奏官兵偪勒白號賊匪已出甘境得旨嘉獎廣厚吉蘭泰下部議敘○丁酉發伊江阿伊犁效力○己亥諭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去壅蔽古帝王達聰明目兼聽並觀是以庶績咸熙下情無不上達朕自親政以來虛己咨詢冀裨國是其時和珅福長安首被參劾朕卽執法懲辦其後復有參奏外吏如鄭源璠胡齊崙常丹葵者亦皆嚴拏究訊設非諸臣應詔直陳則貪劣之員豈能卽時敗露數月以來凡諸臣之敷陳得當皆已見諸施行而其間妄抒臆見荒唐可笑者若律以妄言之條原難曲貸但朕旣令人盡言又復以言罪人豈非誘之言而陷之罪乎是以留中未經宣示之摺甚多惟無知續奏不得已予以罷斥儻無識之徒謂因言獲罪而不諒朕之苦衷則失之遠矣朕非以諸臣陳奏過繁倦於披覽特以人臣

事君之義全在滌除私念方可冀其進獻嘉謨若先有沽名牟利之見存於中是舉念卽已涉私倘安望其忠言入告耶嗣後王公及內外大小臣工等於關繫政治糾劾貪污要務原當隨時具奏若懷挾私見不出爲名爲利二者斷難逃朕洞鑒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杜莠言正所以來讜論並非欲諸臣安於緘默也○以成林爲馬蘭鎮總兵官轉英善爲吏部左侍郎調達椿爲吏部右侍郎文甯爲禮部右侍郎降惠齡爲兵部右侍郎以烏爾圖納遜爲理藩院尙書拙歸化城○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見在川省張子聰龍紹周等七股賊匪俱經勒保酌派各將領帶兵專躡此時南江一路急須撥兵堵截著勒保於雲南廣東新到兵丁內酌量抽撥速派勇幹將弁帶領卽日前赴南江使白號賊匪不敢乘虛滋擾勒保身爲經略於川陝等處一切勦辦事宜皆應通盤籌畫調度

不得稍分畛域意存歧視况棧道疏通於川省軍營一應來往文  
移亦大有裨益也○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隨時察看賊  
勢到處攔剿使冉添元等歸併一處實爲出力可嘉德楞泰亦差  
強人意朱射斗勦辦包正洪一股亦有斬獲勒保飭令該鎮盡力  
窮追所辦甚是惟兵丁李廷剛能將包正德立砍下馬並將賊目  
汪正拔一併殺死此等奮勇出力兵丁勒保身爲經略自應一面  
賞給把總外委頂帶一面奏聞何以摺內並未奏請獎賞著卽具  
奏候朕加恩卜三聘經七十五堵剿不使闌入楚境所辦亦好至  
齊王氏久經殲戮何以尙有齊家營之稱可見從前辦理未絕根  
株又冉添元係冉文僊之姪上年惠齡勦辦時止知拏獲首逆邀  
功實置餘賊於不問以致冉添元得以從容前往西鄉別有勾結  
勒保與各路帶兵大員斷不可復染積習再勒保奏目下賊勢漸

窮無庸再請添兵且具陳選將籌餉及各省營伍情形所見已有把握若能於三兩月內兵不增而功速成以仰慰 皇考在天之靈若朕宵旰焦勞之意此誠日夜所盼望者勒保雖係經略大臣各路軍營皆所統轄務於七八月間將川省各股賊首全行擒獲其餘竄逃匪眾仍應予數月期限逐一搜捕無遺方可謂之告厥成功又據密陳明亮辦賊鬆懈等情所言自係公論前因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日久任其往來奔竄並未卽行擒獲已降旨嚴飭此奏適與朕意相合至所請訓練健銳火器兩營兵丁一節朕自當飭令管理之員實力整頓也○諭此次用兵以來各路領兵大臣惟額勒登保每遇打仗必有勇爭先督兵冒險進擊故所向克捷朕心實深忻慰但伊前任領隊侍衛時先登陷陣奮不顧身固所當然今職司參贊乃國家倚重之大臣所關緊要嗣後凡遇擊

賊宜加慎重愛身惟當相機指示不可仍前爭先冒險此爲至要  
○甲辰諭今日朕詣 觀德殿回至北上門面詢御前侍衛兼奏  
事處行走之扎克塔爾以各衙門有無引見官員據奏有宗人府  
引見官八員其時管理宗人府之睿親王溥穎隨侍轎旁朕意欲  
詢彼係何項人員而未經降旨溥穎亦無一言及至回宮問之奏  
事太監則稱今日並無引見因令軍機大臣查詢旋經軍機大臣  
遵旨查奏面詢扎克塔爾據稱本日宗人府遞有引見官八員奏  
摺係伊親自接收後來如何撤去扎克塔爾並不知道復詢管理  
宗人府王等據摺稱本日宗人府本遞有引見官八員係溥穎  
撤去詢問其故則稱因別處並無引見是以將奏摺撤出又詢問  
奏事太監據稱此項引見奏摺係奉事處行走之員外郎景文撤  
去各等語此事殊有關係前此朕特經降旨各衙門引見人員如

遇朕詣 觀德殿日期應照常帶領不得因此延閣其平時引見人員無論數員至數十百員總應隨時帶領蒞頰豈不知之從前和珅攬權專政將各省奏報及在京各衙門奏摺任意壓閣最爲伊罪之大者蓋由和珅以軍機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權過重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是以朕親政以來軍機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專擅而防壅蔽今涇穎輒將已遞之摺復行撤去是竟欲首先嘗試復和珅之故智矣况宗人府衙門遇有官行文書一經投入卽成案據尙不能輕易撤回何況朝廷之乾清門章疏旣經呈遞豈有公然擅撤出入自由之理若似此陋習相仍設遇有封口奏章或參劾大臣章疏亦可任其徇私託人代爲撤下相爲壅蔽使下情不得上達乎卽涇穎之意以朕自觀德殿回宮正值天氣暑熱爲朕節勞起見殊不知朕日理萬幾

年甫四旬從不以此爲勞而八員之引見本亦不足爲勞况伊卽因別處並無引見人員不欲以該衙門八員特行帶領又何妨豫行商定另日帶領何得將已遞之摺徑行撤回殊屬膽大此事扎克塔爾於朕詢問時因宗人府奏摺係伊接遞卽據實回奏所奏人數亦無錯誤與伊並無不合非因伊係番人故意其罰而已遞復撤實係涇穎一人之咎涇穎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其奏事員外郎景文因涇穎令撤卽將奏摺撤出尙係沿從前畏懼和珅之積習卑鄙無恥之風竟未悛改可恨之至朕必力加整頓斷不姑容著交內務府議處至奏事太監等平日管束綦嚴伊等因涇穎欲撤奏摺不敢從中阻止尙屬可原應免置議但此事因係初犯是以從寬辦理嗣後內外衙門凡有陳奏事件一經接受皆應直達朕前聽候批示毋得掄閤擅撤儻有仍蹈前轍者一經察出必



當從重治罪決不寬貸也○丁未以故克勤郡王雅郎阿孫四品宗室尙格襲爵○己酉諭前於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曾經降旨通飭各直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及提鎮各員以武職大員理應訓練兵丁勤習操演如有自耽安逸輒行乘轎者必嚴加懲治聖諭至爲明切乃近年以來日漸廢弛朕聞各省不但將軍提鎮等公然坐轎卽副參以下多有乘轎出入者見據阿迪斯奏直隸提督衙門兵馬檔冊內開有轎夫十八名俱係戰兵充役而涼州副都統和星額亦以該處城守尉烏靈阿擅行坐轎參奏可見外省大小武職相習偷安違例乘轎竟同一轍朕自臨御以來屢次訓飭八旗官兵務須嫻習騎射熟練技勇而於各省陳奏營伍情形批答時總以實心操練爲勸今閱阿迪斯和星阿所奏是身任武職者竟惟知自圖安逸又安望其爲各營表率况武職官

員卽自行雇夫擡轎已屬違例乃竟以戰兵充役此風尤不可長  
著再行通諭各直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及提鎮各員嗣後如再有  
違例乘轎者或經參奏或經訪聞必治以應得之罪如駐防城守  
尉以下緣營副參以下有犯尤當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壬子諭  
據宗人府奏稱恆敬郡王永皓之福晉孀居家中見有太監七名  
可否准其留用等語前因王貝勒等使用太監過多故降旨定以  
額數並未議及薨逝王貝勒等之孀居福晉所使太監額數第念  
福晉等平日使慣太監今若因該王貝勒等薨逝將太監遽行撤  
出止准使用包衣家奴朕心有所不忍且於體制未協嗣後如王  
貝勒等薨逝並無子嗣將別房子孫過繼爲嗣承襲王貝勒之爵  
者卽按所襲之爵遵照前此所定太監額數使用儻有絕嗣過繼  
之人無爵例不應使用太監者其孀居福晉卽著照薨逝王貝勒

之原爵准其減一等使用以示體恤宗室之意卽如永晤今若尙  
在以伊郡王分例應有太監三十名其孀居福晉應卽准其使用  
太監二十名